朝野輯要 十

光海朝 下
元宗朝
仁祖朝 上

3487
4651
v.10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朝野輯要卷之十六

光海君下

己未天朝征建虜徵兵於本國以姜弘立爲元帥金景瑞副之發二萬兵赴征弘立投降宣川郡守金應河死之建虜乃靺鞨遺種在我北界即古肅愼氏之域俗稱野人有七十二部本不相統其種有生女真熟女真而生女真最繁我國平山僧今俊適入生女真娶年十六未嫁女生子古乙高麗時貽書于金有源出我國之語蓋指此也世傳今俊墓在平山錦惡山下右旋壬坎龍壬入首子坐午向午得丙破云平山人葬其父於墓砌一夕大雷雨墳自拆轉其柩於山下云古乙生活羅活羅孛生盈歌最雄傑長子劾里鉢子烏雅束烏雅束弟阿骨打國號金弟吳乞買執徽欽北歸至九世守緒元與宋合攻滅之至明萬曆間守緒後又強大國號後金即奴兒哈赤姓㑋羅斯建州支部也其祖叫場其父

東279784

嗒失萬曆乙亥總兵李成樑以嗒失為鄉導討建州東酋王杲遂殺之嗒失王杲之孫壻也因以杲地界嗒失為建州衛指揮後嗒失死於阿台亂萬曆癸未王杲子阿台入寇瀋陽李成樑出塞直擣殺阿台嗒失死於是亂云嗒失入塞寇掠成樑乘其醉而殲云嗒失二子奴兒哈赤速兒哈赤同為俘虜給事于成樑家嗒失奴兒哈赤謹事成樑成樑以嗒失殘衆與之漸北侵張河諸酋蚕食之河部東克五十等叛走建州奴兒哈赤即斬五十以獻且述祖父並死兵火事己丑加龍虎將軍都督同知奴兒哈赤既竊名號誇耀東夷執愈强盛中朝將官與我國武官往覘仍諭朝旨丙午移咨撫院宣慰忽溫剌毋擾害朝鮮丁未奴兒哈赤將六鎮藩胡穿過本國鍾城與忽溫剌相遇大破之從慶源路回去移書於我國曰我於南朝有忠款報貴國若助南朝當以一枚兵先往云云先是奴兒哈赤寇遼東撫遠鎮殺邊將及軍人數萬擄掠人

物而去 帝大怒大舉北伐詔本國爲援光海遣校理李涒于楊鎬軍門
又遣朴鼎吉于京師定集而來鎬移帖曰李涒賫到王咨辭若觀望
志不堅定既憂狡倭之乘虛又憂奴賊之奔突談虎便已失色入穴何
能得子朝廷若知必殺王之不忠故賫咨告相議協謂勦賊非止爲
天朝亦爲王國也須思擊楫斫案勿爲鼠首狼跋兵機貴審尤貴於速
云云光以弘立爲五道都元帥平安兵使金景瑞兼副元帥李民寏
李挺男鄭應井爲文武從事官發京畿兩西兩湖兵馬二萬餘人送
西邊嶺南嶺東送北邊又取武科三千人添送西邊是歲正月楊鎬與
諸將北伐定師期劉都督綎喬游擊一琦等率弘立景瑞民寏武將
李一元金應河等入虜地到富車嶺前行我國左營次之中營又

次之右營在後喬劉兩兵大敗我軍與賊兵相值時應河為景
瑞標下為左營將指揮手下軍三千擺陣告急於弘立協力迎
戰賊騎數千橫截兩陣右營將李一元先遁一軍潰裂賊兵蹂躪
斫殺大勢賊約五六萬對陣於一里外抽送精銳馳突精銳直犯
左營應河軍一時放砲胡兵退却俄而復進多有空馬奔逸此皆
中丸死胡之馬也如是進退者三喬游擊敗還中營見相戰之狀彈
指而歎曰平地上以步軍支吾鐵騎乃如此朝鮮兵可謂好利兵稱
不容口忽大風漲起烟塵四塞銃丸飄散不得放還賊兵乃闌入陣中
應河獨依柳樹下射必洞札賊皆應弦而倒所殪多虜貴將虜甚秘
之矢且盡手劍所擊殺亦多身被重鎧矢集如蝟猶莫能傷乃大犇

呼弘立景瑞曰吾輩其可負國偷生乎釼遂折張空拳有一賊從後投
絜而仆地釼柄尚在手不舍怒氣勃勃賊相顧愕然不敢近前先是弘立
送鄉通事河世國于虜中至是賊兵先呼通事應河不應而力戰死之左
營千摠中忠業中營砲手金忠男出身韓忠立教師愼奇男韓弘世
等從陣上逃還鄭應井李長培自虜中還傳其戰沒之狀時劉都督陣沒
喬游擊自殺左營千摠永柔縣令李有若雲山郡守李繼宗亦死之弘
立一元景瑞等皆降虜請元帥弘立着緑袍毛冠而去云初先海授
弘立密旨觀變向背弘立到虜境密遣通事于虜以傳我國不
得已送兵之意後景瑞潛爲日記錄彼衙情勢錄爲一冊欲送本
朝弘立發告于虜景瑞遇害虜欲通我國留弘立只送一元民寘

皆收用景瑞後因本道人上疏伸寃復官 弘立詳見下 仁祖丁卯虜亂
金應河字景義高靈名將方慶之後鐵原人 中朝追封遼東伯
本朝贈議政 宣廟癸巳兵荒父母俱歿公與弟應海相依爲命
篤孝友一邑稱之身長八尺射藝絶倫舉止安閑小無武夫麁悍氣
乙巳中武科朴承宗發薦爲宣傳朴按湖南以軍校從時丁國恤
朴飭所管勿近酒色帳下人鮮能體行獨律己謹嚴深河之役與
家人訣處置後事封印信與郡吏曰我必戰死不可偕往弟應海
欲隨往公以爲兄弟俱死無益固止之公初行踰嶺有老嫗過而
言曰師不可踰嶺何不止之公以爲不祥收斬之遂踰嶺師果敗神益
先告而公已決死志豈可止哉其後胡人嘖嘖曰柳下一將雄勇善射

朝鮮若更有此等數人不可敵也又一胡言死者日久屍皆腐惟柳下一將顏色如生右手握刀柄不解乃南國將力戰者也　宣之人言將軍能食一大牛脚得胡馬絶銀者騎而馳之自於馬上脫兜鍪踏鞬投地跳下馬一取之復逃上馬其勇如此軍民旣服將軍之能且俗輕違虜皆曰墨縗可芟弟之故老弱悉從將軍以此宣民之死為死賊中最多金鐵賢以知印隨之方將軍倚柳射賊時鐵賢伏將軍甲裡給矢矢盡曰矢房空矣將軍曰汝欲走乎曰請與將軍俱伏一釼遂死朝廷復鐵賢子孫十世又於龍灣立祀盡將軍及鐵賢之像於其側丙子亂虜焚其祠　朝廷命記將軍行蹟及輓詞謂之忠烈錄行於世

朴鼎吉詩曰百尺深河萬仞山至今沙積血痕斑英魂且莫招江上不

滅亡收定不還　續雜錄曰天朝遣差官祭略曰巡遠不死仙李無
臣天祥不死屬緒無臣將軍不死寡人無臣將軍雖死於一時不死
萬古贈以遼東伯云云南夢藝集曰世謂進封遼東伯妄也有村儒擬
作進封誥文趙慶男記之遂以訛傳宋時烈作應河神道碑遂稱遼
東伯云云青野漫輯曰慶男與懷川俱是並世而耳目之者懷川該博
豈無所聞為此垂後之文學藝之論未免索瘢之太苛也
○建州聞見錄曰己未深河之役被陷軍卒幾皆走回餘存皆作奴僕
絕無為軍兵者胡中自語曰虎豹亦可馴朝鮮人不可馴之
○㺚奴移書請和送我武從事鄭應井及景瑞子得振等以來其書
曰後金國汗蓋可汗之汗也奉書于朝鮮國王汗於南朝有七宗惱恨因此痛恨

不已我料南朝必不我眷故作犯昔大金大元併吞三兵此樣之事我皆詳知作犯之事不是我昏暗之致乃有犯大國皇上之意青天豈不鑑察天何佑我況我臉面豈大於南朝皇帝臉面耶又曰今我念兩國自前和好之情故將朝鮮將士俘虜活着來此着王國之情姑留之世天下何樣之國獨在而盡滅小國之理乎今國王念我兩國無絲毫之怨因修前好同恨南朝或脫我以助南朝何必復棄之故奉書以候國王回音天命三十六年月日天命汗僭號也文理不屬與壬辰倭書相甲乙俗言倭言胡言不可詳者此姜弘立亦付密啓云近日滿住與諸子諸將日進教場試閱城中家家器械不允將犯遼東云遼人大海曰去年白氣貫國亦見之滿住初見白氣曰朝鮮日本兵必來之果是貴國兵來曰日本兵我國可

以借來而今之出兵實非本意故不爲云胡差往來咸鏡言北道諸部落
亦無朝鮮之侵犯滿住以爲出兵非其本意也滿住之妻妾及諸子諸將皆
勸通於我國我國之物最爲珍者綿布白苧布白紙畫席獺皮粧刀食
鹽大米○應井招初五日被驅去初六日到虜穴老酋坐於三間廳上着
黃袍錦衣左右姬妾三十餘人環耳羅列者二千餘人盛設宴具招兩帥
立於五層階下使之行禮弘立曰吾等我國高官不下階下行禮往復再
三始許上階弘立等行揖酋怒曰酋非使臣是投降人待我如是此侮我
也遂行再拜禮云 光海令爾瞻製答胡書爾瞻疏辭曰逢虜逆天犯
順貴我以如事上國是果交隣之比乎臣寧指梗筆不敢從令批曰卿以
一張劄子能制長驅之賊乎東里小說曰光海與爾瞻密使弘立觀勢

向背故私立降虜應河獨力戰死自朝家廣求詩篇刊布以流入中國
者其意不專在於褒其人之義而實欲掩其容教之跡故甫瞻之疏亦原
於此痛矣　遣平壤監軍官梁諫于虜中答書曰朝鮮國平安道觀察使
朴燁奉書于建州衛馬法足下惟我兩國俱是帝臣同事天朝二百年于茲
不圖近者建州與　天朝搆釁兵連禍結豈但鄰國之不幸在貴國亦非
好事　天朝之於我國猶父之子父之有命子敢不從乎來書曰若犯大國
青天豈不鑑察云此心足以保世業而荷天休自今復懷好音則　天朝
寵綏之典不日誕降兩國各守封壃相修舊好豈不美哉學官朴希賢所
製也首答書有曰天朝寵綏之典不日誕降等語亦南朝所言也夫南朝素
稱禮言嚇論孤甚厭之何據南朝之人而差朝鮮之人也要與孤斷然同

機則我兩國寫盟書殺白馬祭天烏牛祭地方可爲信弘立別錄有
曰酋與諸將議我國事第三子曰朝鮮與南朝情同父子且無送物
擧兵以擊可也長子貴永介怒而起首呼同之答曰與南朝相戰不可不與
朝鮮和酋曰當從汝言差官之來無送物酋之妻妾諸子家屬無不鉄
望云降唐人李永芳佟養眞與弘立往來言笑自若[illegible]花氈蓋往來無
常八將一老酋本姓崔癸丑生二貴永介奴長子三多乙舍所吐里老弟小
乙可赤長子四亡哥吐奴次子五弘太始奴第四子六斗豆奴長孫七所道里
奴侄子八阿斗奴從弟　投降人虞侯安汝訥昌城府使朴蘭英持胡書
來胡書有曰今日之事非他不事南朝永結盟約於子子孫孫而貓印國書
使萬官人入送則當留其人于此亦使我國人直送貴國國內與政承談話

而祭天祭地歃血爲盟後元帥軍兵以下盡爲出送各營兵只以一鞭徃來云

庚申陳奏使李廷龜如京時朝京使臣報天朝徐光啓揭本國與虜交通故將以監護朝鮮來光海大懼曰庭請不參雖有罪此時何拘常規李廷龜差陳奏使廷龜至京師辨白洞釋○月沙在京時左諭德桂河汪煇等求見私藁月沙録道路紀行詩百餘篇與之汪大喜刋之府啓曰廷龜以惇男親切之人不參庭請而反欲誇已作爲他日啓亂之資請拿鞫月沙至延曙不得入光海促之郊迎勑曰數奏快辭使乎使乎後壬戌天朝梁之垣以監軍來將遣伴接光海教曰惇男之爲若德久矣凡陷人之詐以惇男爲機阱迄可休矣李某重臣也接伴非他人不可速發送而可遂

停啓

○是年七月 萬曆皇帝崩 泰昌皇帝立繼崩 天啓皇帝立 時有謌謠曰皇朝殿樑上大蛛蔓緣作字云十國歸盡後中丈是英雄青丘與赤土遑遑守空城未知其意云

辛酉二月虜陷遼東城賚畫使李時發状啓避亂唐人席捲出來自玉江至獐山山下島嶼扶抱號哭云 夏兩詔使到京從水路歸遇風十一隻所載卜物盡渰云 義州府尹鄭遵啓賊來勝長驅則我國防禦甚為疎虞接待天使為餘事調兵禦賊為急務火速講究毋使自枯死一隅孤城云又報云越邉唐人奔波爭渡投我蘭子島及威化島曰一番剃頭便作㺚子他日官軍不辨眞假而剿滅死當為寃鬼不得不來投頂剃

之命云○皇朝王紹勲移檄我國請援兵以討暴亂○體察使李慶全
徃江華審行宮址形○義州人張懿範告府尹鄭遵逆狀命拿鞫懿範
○義州客啓劉積畫國猾召募鄉兵萬餘監軍曰吾等執弱必借朝鮮
可保一隅國猾曰上年朝鮮雖曰助我深河之役擧軍順賊殺我劉將今雖請
之不過陽諾陰背遷延敗我事而已自守則可請兵則不可云○賊入鎮江再
送書又稱大金國駙馬王李永芳恐喝特甚永芳降虜為其婚云
○遣滿浦僉使鄭忠信往還虜中○令三南致勤王兵各三千名
皆會水原明年二月罷歸○時邊事日急分送承旨于諸道設科取武
士凡取萬餘人榜號萬科○時遼城既陷中外洶洶廷議排韓浚謙不可
為元帥遂自請起拜都元帥以韓明璉為巡邊使兼龜城府使明璉起

自行伍倭亂屢立功遂知名

壬戌時虜搆禍於　中朝通好於我國我國不欲見惡於虜未嘗助兵於天朝至於避亂唐人亦不許接毛游擊董率水兵欲復鎮江請兵於我亦不諾王妃上疏〻意甚切朝野賢之　續雜錄曰中殿柳氏讓疏略曰奴賊與我國為好本非愛我也我與　天朝協力征討渠之對敵之力分矣此於我國無限致誘我亦不欲見忤於彼不助　天朝今聞毛游擊欲復鎮江請兵于我國亦不快諾倘賊追逐盡殺則我國誤天下事矣豈不可惜哉上意不欲得罪於　天朝亦不欲激怒於彼賊欲為兩全天下事須專於一決無兩利之理不得已彼賊憎怒為釁君臣上下期以一死與天兵合戰雖未滅匈奴我不失天下大義不其可乎竊見春秋史記隣國有患

莫不相救况父母之國乎追思壬辰 天朝救我感淚自出矣歷觀古史
宋與金講和終敗亡我國循其轍未知何為也岳飛以五百殘兵大破兀
朮謝玄以八千兵大破苻堅虞允文大破金主亮我國雖疲精兵一萬可以
辦出而朝廷無憂國之臣邊陲之干城之將自上又無奮發之意誰能為
國死於戰乎且我國雖與 天朝致討將士欵金景瑞姜弘立等必不發
一矢矣邊方將士以不討賊如我憤惋必疽發背而死矣水路往來甚危
方物雖未載持但陪表文而去聖節冬至皆可從而徑年不送二百年事大
之誠歸虛使臣譯官之厭避何可計乎云云時虜陷瀋陽遼東朝天旱路絕
詔我由海路歸我使柳澗朴彛倫鄭應斗相繼渰沒惟李袛先李必榮
得歸自是不送 日月錄曰海路不習使行皆渰沒兵先謀之行亦無消

息人皆爲必死差使臣以失時之人擬望以爲修郤之地得命者必納
賂于金尚宮權倖等必免乃已時李顯英方屏退使行達五六員皆
達乃及李郎出謝光海嘉之曰水路之行人皆厭避此人獨擔當其
爲忠無異吳允謙及到海中遥望危舡自中國來船人指之曰此朝鮮船
樣及到果吳公倚船大歎曰吾在彼時度本國使命當近入來來者必令公矣今
果然矣時赴京人復命必載中國寶貨獻宮中吳無私賂主慊之不許近勑
吳遂滯淨土村明年反正後以大憲入來　荷潭錄曰萬曆庚戌余以書狀
赴京聞見事拜論遼人入貢路西北還虜跋扈此虜必先壅我　朝天路我
國朝天不可專恃水路辛酉虜陷遼東赴京使取海路相繼渰死時余
謫在寧海任疎庵寄詩曰如何忘海路關外虜頻圍此語從誰出多

君早見幾余步韻答曰海上舟如馬燕雲郢合圍清詩如喚寐憶中
愧知幾○是年三月胡書來大金國汗書與朝鮮國王知道南朝為文
朝鮮為子朕征爾父南朝爾自恃強逆天行事為南朝助何益云云九月
潛送文希顏于虜虜不受贈遺恐喝多端希顏見㧞立而還○初遼東
城陷時軍門標下毛文龍脫身浮海到龍川招集遼民斬賊將佟養
正仍留鐵山宣川間辛酉冬虜渡江襲毛將于林畔館毛走免是年
監軍梁之垣奉勅諭我國協同毛將恢復遼瀋陞毛將都督開府椵
島號江東鎮遼民來歸者分置蛇島等處天朝推官自椵島奉勅
來光海稱疾不見留置開城逾一年　初文龍留宣川猝遇賊府使李
尚吉極力藏護俾得脫免後文龍據椵島作弊李為平伯毛將雖於驕

纂之際待李則極厚故朝廷頗賴此人之力此時唐人之被虜者虜
令跪坐受箭不死則使唐人拔箭來納唐人自拔箭抵沈跪進賊又
財之許多唐人雖知必死一承指揮至死不敢誰何如失魂之人云 經畧能速
殄分付我國括送先鋒軍能經畧大敗奴賊首之二子死焉𣄃擒數萬
人李永芳領真韃三千以遼東孤廚調迴韃子一一咸集遼東鎮江但有收
焉假韃云 先時丁巳進士尹善道疏論李爾瞻以宦官籠絡搢紳以
科第取捨儒生作逆李元翼李德馨沈喜壽內與朴承宗柳希奮同
為國戚陽為和好外欺中傷又曰金悌男絡人所知元翼掌誠心病風何
心曲護朱又言希奮不論爾瞻之罪云云 令啟司果尹惟幾誘其子善道
上疏父子并安置日月錄曰當時君臣之罪無大於薄 大妃構冤獄以徒無二及

此至曰悖男路人所知言危而失其正者此等疏也青野韓日受希奮啓爲此疏而并

論承宋希奮以掩其迹時幼學李炯疏救善道斥爾瞻龜川君睟錦山君誠訢

疏極論爾瞻之罪并被竄至辛酉春幼學申之益疏論爾瞻奸兇比於王莽

趙高且言爾瞻詐制亦和彰殿下惡名傳播中國云幼學李揮善金瀷

崔益丁應琢安東進士金時樞等二百餘人請斬爾瞻三司合啓爾瞻臣

姦慝也景禧之獄罪闡 宗社而曲庇於後至於逆筠卵育其家而力主輕

刑沮其辭連於自己也天誅鬼戮自知難逭詐上亦和之制陰售敗君之計亦

語天朝嫁禍我國云云李偉卿天地間乖氣所鍾也逆筠謀逆之日密通其

家文書預先藏匿陰圖凶逆云云朴鼎吉曾爲悖男婢夫入莫不噬買其

所著爲庫金帶乃賊筠之傳衣鉢也云云韓纘男逆賊李弘老爲公洪佰時

抱琴隨行及出入儛男之家甘作金蓮之學長且為承旨欲掩鉤投書

慶運之迹誣告安愼言之狀昭著耳目云云 答曰爾等非甫曉之鷹犬乎

奴賴婢勝吮癰舐痔亦嘗為之今日倒戈未知何意玉堂劄回啓快從公

論事時中北人為三司日月錄曰人不可盡善也當其同心圖利合為一

人較集風附及其禍疵反噬甚於仇讎固小人之情也時大北之黨分為

中北攻大北如此無非以愚代愚而亦不無淺深之別　幼學朴濟疏言

甫曉忠孝清白眞社稷臣也司諫柳潚承旨柳湧持平柳活等受嗾

倒戈欲殺乃已云云 幼學蔡得仁朴重振等疏斥潚活湧之非獻

納成夏衍正言奇秀發等陷賢之狀大憲尹訒啓斥湧等伸救

犀奸安陰進士劉敬甲居昌進士呂後逞等疏斥金是樞等仍

頌爾瞻等功德○東平見聞錄曰光海朝偽獄甚多有一人逮被

乃無知村氓也掌鞫者問汝何為不執曰不執何謂也曰謀逆也曰

逆謀何謂也圖為王耳其人愕然起立曰窮民賣柴餬口常恐不給何

敢有圖王得國之心乎因仰天歎曰我有斯心則狗学猫子云聞者悲

之柳夢寅記其事曰見飯匙積臣則必上變蓋庸賤類也○初術士李

懿信言漢都氣竭山童交河宜建都光海入其說芝峯李睟光上劄

駁之事遂寢白沙獻議云國綱解弛奔斥亂入今不責于紀綱而歸咎

于山童為山者豈不寃乎時性智為光海所悅占第於新闕近處營

沙痛究肶一伽藍也癸亥反正性智反正　施文用者壬辰天兵之亂逃而

不還者文用談風水占筮鄭仁弘進之為興土水之階○青野謾輯曰光

海曌晴日甚一日自丁巳以來開賣官贖刑之科方伯閫帥三百兩守令
百兩及第三十兩生員二十兩不納則官不落點舉人停舉吏判參但高
俱缺參議李挺元七八年阿附凶黨遂統宮掖上自管兵下至權監千兩
百兩從直注擬受點亦同金尚宮執筆擅斷光海不得自由六侍御十嬪一媛
聚首乞點金尚宮來則敬去金尚宮賤女或云吏衣入侍一寵冠後宮 日月錄
曰金尚宮名介屎光海朝老宮人也承恩於 宣廟為人巧狡揣知 宣廟有
易儲之意而光海不得自安於是密附光海及光海即位宮中之事一
出其手宮女進幸光海必得允許而或故受賂諸姬從其價多少令
光海備寢光海不敢違一日光海擁刀介屎將入寢所尚宮朴氏諫之
光海有衡邑云光海少咈介屎之意則介屎怒曰敢忘大德乎言發吾

口則上無以自立云云光海有慚恧之色是以醜聲聞外介屎淫於其徑
婚鄭夢弼托為假子擅立外宮昏夜出入至有介屎嬖惑夢弼兼媒
尹昭儀以淫夢弼之言矣○東平聞見錄曰光海朝老宮人以古紙裹
珠紙有所錄乃其時邑倅進獻宮者大殿錦袖五十匹中殿四十匹東
宮三十匹金尚宮等各有等使之分進者也○許淑儀徽女尹淑儀粽
洪令業女洪淑儀郡守邁進女權淑儀徐慶女任淑儀夢井女鄭淑儀之
罕妹李尚宮未知何許人皆擅柄威福官爵刑戮視銀多少○青野漫輯
曰光海選有女侍女日課所捧銀使之負行其人力不勝使大喜曰此生我之
物也盖其意慮蒙入竜則欲懸而退敵也而曰捧數千金負者是負當日所
捧尚宮淑儀盡為倫去而不知故宮中號為傀儡王云韓老純以進山卷答

台銓李沖以獻新萊陞戶判人語曰山蔘閔老人爭慕雜萊尚書勞
莫當云○自即位至末年撤民家數千區營仁慶殿慶德宮又將建
景福宮營建之財脅民賣官銀金鐵益木石家基納之并通仕籍
金腰玉頂連續道路時人謂之五行堂上市井諺曰金者玉者銀耶否耶
緋衣錦衣玉耶木耶縉紳恥之宮閹木回結木三結木名目多宮奴林東
宮農中殿農有權忠男池應鯤金忠輔王命會金純者或補調
度使或林善官散出外方勒買告身倍取其價一入宮中一入權奸一
入私橐因此忠男直拜咸安郡守鄭夢弼以金尚宮之姪後夫劉夢玉
之侄婚尤貪縱用事李挺元以夢弼擬襄陽政吏鄭受男曰夢弼是我
弟正男子渠是白身安可擬此挺元大慚○金忠輔崔希男之判奴也成

家婢銀從之夫謁希奮防納、銀陞通政嘉善拜長興府梁山倅銀從之
父彥從墓在軍威忠輔在本邑備澆奠床祭其墓鄉所坐墓下嘆曰世
間不可測者人事也彥從私奴也我士族為彥從之祭物監官曾未所料
苦哉苦哉○遣忠吉司僕養馬也納女宮中得拜槐城縣令王命會李
判書安訥奴也癸亥反正男命會等并誅○時內外官被論者皆圖
得除當發落則退坐其境例享官供肆行貪黷甚於在官民不能堪
荷潭破寂錄曰時詔使將至國用蕩竭許竄謫者入銀自贖令該曹列
名取旨將取金也謫人攀緣宮禁以圖之申相欽徐判書渻朴三宰宋亮
韓西平浚謙皆連姻王室故各行畢百金得釋云可以觀世變也　日月
錄曰時天將趙都督來京有詩曰梅葉山空箕子城衛佗南粵樂昇平

平文源都似漢詞賦武畧克詰周戎兵舞袖酒香搖月色歌筵遲日風

春風說君宦歷徧千花不思懷安永令名又曰清香旨酒千人血細切珠羹

萬姓膏燭淚落時人淚落歌聲高處怨聲高盖識先海政亂人困

也○青野漫輯曰密昌府院君朴承宗世子嬪之祖也文昌府院君柳希

奮中殿之娚也廣昌府院君李爾瞻嬪之外祖也時謂三昌而爾瞻爲大

此魁李覺李昌厚其黨也承宗希奮爲次魁大小相會置酒爾瞻先

吟曰不是尋春樂事忙只要相會話心腸梅名再解吾人意先占天和送

暗香承宗次曰十日相尋九日忙向來懷抱豁回腸梅寒竹秀同清標

畫醉芳樽內醞香希奮次曰憑君休道異閒忙但願循墜鐵石腸

李白桃紅都不關歲寒期保姓名香覺次曰小吏休言宜宿忙吾儕

說話抱肝腸滿園春李看々好只恨傍無笑語香昌厚次日冒逕禮
罷出門悵請得仙茶潤肺腸此會應知非偶耳逢場須記小梅香時西
北相攻李慶全禎劇西向使之保合如此而其後益甚之角睽女適承宗
子自與生女為世子嬪而彼此相仇時西南沆瀣角睽等目盛西南人亦有
盛附者○丙辰弘錄多至五十餘人不識一字者皆參柳塗乞謂人曰吾過
墟墓有悲泣聲問之則我乃文官不犖日也不幸早死不得參弘錄故
泣耳蓋石者只誦經書章句而已至於茂張亦未知而連上下讀之武年
殿策松貴秋擊曰南山種之竹枝揮之殺之埋之可也又風俗薄惡對曰
牛之子馬之子聲相續於泮宮以此人謂後舉文官必首舉不犖日云
於于野談曰郎官帶壽吏為陪兵曹陪刺最優銓曹擬兵部侍郎下

善走者得之如一時騈至則先脫冠投門内得之此吏中古事也沈友正恭

首閔夢龍叅副沈家在南門外閔家在太學傍及點下手沈點吏高聲

謳之曰閔受點諸吏皆向太學走一吏直走南門南門樓又有點吏先往

候望見紅衣者顚倒而來遂下樓徒跣而往既入門良久諸吏脫冠爭

門而入矣豈獨小吏士大夫亦類此昔求官者齋謁銓判金銀滿堂莫敢

先於有蔭官末至先發言判書翌日先官此人其座中先於者南樓之吏

也○青野漫輯曰甫曉欲廣樹私黨科時預出題七八文從自願之類

皆由於類甫曉指教題雖頒至不文者不能自作惟能作者李屏榮李

晉宣世徵等也每當科各以勢爭奪再榮為高陽倅時監司以面識李

招之俄而其子登科第人有詩曰高陽太守走來忙方伯門前慶事昌晉居平壤

而勢家各送馬遨之行到東坡店夜半賊突入乃以青羊皮裹語而來仍
詩第今日之回青羊皮及第○青野漫輯曰別試時試官朴承宗李爾瞻
許筠曹倬鄭造而承宗子爾瞻婿自興倬第佶筠侄宗皆參而自興又造之
婿也辭賦以道俗亦參時謂之門中洞內婚姻山僧何以參其間也實前科第常
石洲詩曰假令科第用私情子婿弟中侄最輕獨使許筠當此罪世間公道
果何行大擧文武科萬餘人在家者參傍居喪者入格有人夜書續男門
云明經賢士感於斯二百年來始見之七丈文通從自願暗中踪迹鬼神知○
時天使之來東者語驛官曰李爾瞻許筠汝國貴臣而李則秋風泣女之相
許則老狗被縛之相其他宰相亦可不吉百僚面帶殺氣汝國主其得無事
乎未久其言果驗其果善相者歟 東平聞見錄曰光海時老宮人言丙午年

先海之讎言余詰之曰先海即位歲數豈饒百物豈感近習豪修戚里歌
舞每以太平上聞先海修心漸加○明廟宮人尚在闈中歎曰豈年宜在豈世
而反在今日無以益吾君祿大之心使之失國耶由此言之豈年豈亦先海之
讎言耶○竹窓閑語曰李生大醇庶孽也精通經學爲童蒙訓導受業
者多一日來治告別曰吾已六十餘歲未見如今日之風教也亡尚亂臭已分朋
黨未識一字先評時政一開路上爭唱之聲必爭先出見曰宰相某也某之
黨大奸也又出見曰某宦也某之黨賢者也非其黨類則雖高官大爵必舉名
慢罵曰不分貴賤皆服綺羅世道如此寧有長久之理吾爲子孫久留女
家大禍以此決去矣是壬戌冬也翌年國步重新人皆服其先見
○自丙辰元月元日白虹貫日前此屢貫日戊午出尾旗金星晝見三陽並

蛍光無歳無之壬戌癸亥入南北九月晦日江水合氷冬暖癸亥二月初九日日
暈二月八日夜二更蒼赤氣起自坤方向天中相搏四更南東乃止三月十三日午
時乾方天地俱震十三日反正〇壬戌而有夫子主來貴景源往之謡謂 元宗
諱玉邊字字也方言玩景之貴景兼也言元宗之子為主來李貴中景讀
金鎏随往也
癸亥三月十二日 仁祖大王率金鎏李貴等擧義反正義兵自彰義門入
至昌德宮光海驚駭由北門踰墻逃出不知所向直從慈壽宮僧房路逢
鄭夢弼進馬與嬖姬邊氏同騎而往所親安國信家乃着國信喪中所着白
狗皮耳掩生麻天翼縄鞋欲轉往他處為醫官鄭南壽所告擁來入處
都摠府有崔姓宦者膂力過人諳事寵姬常曰若值乱誓效死光海爱之

解衣衣之推食食之每曰脫有變從我死者此人也及義兵近闕光海跳出

北門曰崔某安在崔某安在連呼不止時崔奮已踰墻迎導義兵矣 仁祖

謁于西宮納寶璽 大妃教曰見逆琿方知汝等事遂以其所着乘小黑轎進

詣西宮入伏于庭 大妃數三十六罪殺嫡兄出母后戮君父姬妾亂君父姬妾

欺罔天子等罪呼唱面責又 教曰逆魁暴琿今在闕庭天地間一刻不可容

息速爲處置然後爲移御于內卿等再拜請之又教于李貴等曰十餘年在

幽囚中向卿等呼救空爲哭泣疇昔之夢 先生語余以此事今使我出於火

焰卿等宜可謂社稷臣也使我枕戈寢苦之仇十年懷抱今日雪之卿等

之恩碎骨難忘 ○慈殿必欲殺光海 上力諫止之遂告廟安置光海及妃

柳氏世子祬及妻朴氏于江華使李适領去圍籬金昇平瑬啓水路陰患

請由旱路從之鄭守夢曄曰廢主雖自絕于天羣臣曾所北面當
哭送左右失色不答公欲獨爲之聞已出去不果光海嘗病出引
中廟侍燕山之規曰臣之事光海十餘年犬馬之心豈無舊情涕泗言零
上爲之動容命送衣服供用物初 大妃屢請殺李梧里元翼曰光海
自絕于天雖在常廢老臣嘗所臣事非所忍聞 東平聞見錄曰光海之
遯海島也置姬妾數人於栫棘中以供奉之得後一紙於其室中乃婦人安
否書也 仁廟以內外不嚴鞫光海妾任昭容中文貞欽謂鞫廳諸宰
曰吾輩目見舊主寵姬被刑不能止必有後世之譏癸亥初有一勳臣請
依 中廟靖國燕山宮人分賜功臣今可行之吳相允謙曰光海宮人多有進
御者今日勳臣皆向時北面之人自 上雖賜猶當辭之豈可自下請乎

上曰卿言是也　柳氏崇佛奉置金佛奉禱且知先悔無道不能匡救每
祝曰願後世勿更為王家婦是夜與宮人伏後苑魚水堂中軍入園之
柳氏使宮人之指呼曰中殿在此大將即啓于　上及廢江華見世子祬
被捉不食九日卒命禮葬　世子祬以臘月初四日生其日朝有荷生于
禁庭宮池中俄而長俄而華俄而落盖一日間耳宮中皆以為嘉瑞而不
識其二十六歲不得令終之兆也及謫江華在舟中詩曰歷宗都覆似
波瀾何必憂愁心自閑二十六年真一夢好須歸去白雲間又園籬中
詩曰本是同根何太薄理宜相愛亦相哀緣何脫此樊籠裡係水青
山任去來夜率從人掘地逃出為守卒所覺拿入之除妻朴氏已縊
死七月遣都事賜廢世子死方合啓也領相李元翼執義李峻等

令尹煌以為不可擧論將攻之趙涑清力止之○東平聞見錄曰時
仁烈王后從容告曰國之存亡在德朝為天子暮為匹夫而不可得
殿下之德不如今日則安知無復賢於 殿下者乎勿殺祬為他日保全子
孫計 上傾聽隨之涙擧啓不已不得已勉從○有宮人姓韓名保香不能
忘舊主有時竊泣因列告于 仁烈王后〻召保香慰曰興亡有常吾
主安知後日不如光海之失乎汝之衷心如此可以阿保吾子命為保母尚
宮且賜胡椒一斗引言者植之曰覩汝今日可知他日之心韓氏感激流涕宮
人不自安者皆釋然 後姜鶴年疏世有伯夷安有呂尚之譏之、崔逢
川疏遠山三子幼弱并賜死鼎革之際不得不爾況祬穿穴逃命意在亡側
雖欲曲全有不可得至於巳廢之人十年無恙乃前古所未有之 盛德

也鶴年妄欲自擬於草野從激之言而不覺自陷於負君之科矣上曰

意見如彼直諫之言隱雖不中論庸何傷　光海遭亂時還泰安後移

喬桐丁丑命移濟州蓋亂後憂變之慮也飭護行官勿語所往船上設

幃不得看使既泊岸光海問此何地乃告之悵然大慟曰我何到此時牧

使跪曰世子不聞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之言乎光海低頭下淚辛巳七

月卒訃聞　上善膳五日遠宰臣皆食素遣禮議護葬來以一等禮葬楊

州使其女子奉祀賜臧獲丙子錄曰丙子冬光海自江華移喬桐丁丑申景

禛具宏申景瑗洪振道等聯名貽書于水使申景珍使之善處意潛

害之意也景珍不從自喬桐又移濟州有一武人求爲別將以爲立功之地

而不得焉以爲景禛等之譏意也　文昌夫人希奮母也在時壁上有松畫

嗟君萬里行此家人筆亦其外人所到盡著巴墨書也光海濟州之行出置前
庭所一云帝奮步時木伐柳細古墓脫衣登石放黑墨遂着假巴書嗟君
萬里行帝奮心異之及反正日被捕於萬里睍人家血書乃驗○荷潭條曰
壬戌余謫在寧海有崔生鶴言人曰年之前萊陽縣有此異今又有之明年
光海廢宗德之言信有徵矣○反正夜承宗與子自縊之楊州令牧使朴安禮
防禦使韓有道起兵軍至陰川胡逢馳諭皆罷歸承宗自縊皆自死甫曉
仁弘等鍾樓街陣梟斬如律
李有嶸字聖與克壞五代孫壬辰以先陵參奉頁 光海時不步入龍
灣 上大加嘆賞事母居喪盡禮以瞞一世至以忠臣孝子大旌門楣嗜指手撓貪
婪受賂渠則筆著一邑幅巾布袍對客詩酒自號觀松堂以素歲

塞之志人若問朝家議論則輒詠一二詩句曰某實不知云以禮判晝
大提學自居不爲秉銓若避權柄然而私畜鬼蜮布置清顯生殺府
置一出其嫉反正日爾瞻卒家累走漢江之亭換着木手草笠狐皮耳
掩木帽衣將走山領李綸利甫覘止量防官軍追捕處斬其子府使元
燁與議弘燁大成大燁參議蓋燁並誅◎關西妓真伊年垂八十常爲
大燁所薦每言渠於反正後赴人家宴見士大夫攘臂噴沫家狀爾瞻
者多眼白冒夜出入於爾瞻者自後若見假名儒生粉飾言貌出入人家
者未嘗不爲人家者憂之云◎討逆須教畧曰爾瞻奸臣之後市井之徒
妖狐毒蝎鍾以成性林甫秦檜合爲一人　宣廟獨奸屛黜多年密交仁弘媒
進昏朝與賊爲閨徒爲心腹始嫉申濃誣殺黃赫諸人次起晉陵之獄濫

誘鄭陜虜引一隊士流捏成承旨之獄陰送世胄搆起海獄崔沂忠告危
言赤族乃箝逆謀之吞乃換面而告變要掩其跡自崔其獄一不究而掩
口經殺至於仇景錄朴景邦齊門庭釀成逆謀乃使元燁之奴密質而
逃王獄冤因白日圖出金孝淳捕捉之不給久占文衡以科擧為誘引之徒
之社未解蒙之諸子皆擢嵬科不識字之村氓驟躋膴仕七大文偕經頻出
題及第擧國奔波鑿鴨島之郊圻　寢陵之木五家偕制彌望連雲四方
財貨山積其庭廣招新美之徒自製頌薦之章炭感君心協制雜學至於
大論至曰廣開數罟雜不可為漢庭廢黜盡從寬典終乃數　慈殿十罪
使雜學通文八道憑以廢黜尚云寬典將欲何為神人之痛至此而極云云
蘇命凌遲處斬傳首四方

鄭仁弘字德遠號萊庵南冥門人 宣廟朝仁弘在憲府言遼撫開市
中商賈不敢以禁物見於外有一武夫自鄉入京曰鄭仁弘掌令其狀何如
威稜遠播兵水使守令莫不畏憚真丈夫也初栗谷曰德遠學術不明
譬之用兵可謂突騎擊將 宣廟丁酉嗾朴惺疏詆牛溪又疏斥晦齋
退溪不可從祀 文廟辛丑嗾文景虎疏詆松江牛溪殺崔永慶時
仁弘匿譽隆冷 上方傾向有草木禽獸之批又有卿來蒼生禍之教
有人以詩譏曰禽獸草木皆知名卿今上來蒼生禍入城三月三司空不禍
蒼生禍死胥吳汝穩疏舉此詩指為拈也 其教譏侮云云以激 上心時
仁弘若有聽言則必使其徒上章伸辨 初爾瞻力主廢論也鄭桐溪
力陳不可仁弘作廢疏時仁弘子作星山倅守怙勢貪虐有人粘詩于

仁弘乃曰千古綱常輝遠筆百年宗社爾瞻奉丞相欺奉青萬死李
由何事又三月輝遠相溪字也仁弘見之駭曰吾不得令終矣○癸亥反
正戮于市領教累曰仁弘乾愓之性鬼蜮之心始盜名於林下特一豪强
品痼中托跡於義兵惟事武斷鄉曲與逆賊爾瞻表裏相猶塗毛沫山野
冒居鼎軸私親入廟之議一言贊成終勸上奏屢施文用風水之說竟
起土木之役癸丑陳劄大君爲圈豕大論之發首倡先發後奏之議至
比於宋姜文姜幽閉之禍詿於其言人之爲惡孰至於此是而不死天
心有待兹命凌遲傳首依律施行云云
柳希奮自新之子也光海初以婦外戚希奮希亮孝立一年之內相繼
登科任踈庵對策極言權石洲作宮柳詞以譏希奮希奮爲小北黨而

希發士也緣故兄弟不相容 柳自新以國舅富貴無張妄樂輒有指

手擧笑出聲空曰國家安也婦人無妄者起立着鞋則又有笑聲曰

廷何大凶舉家以為天降萬福助觀其家封鎖楼中忽有新居海

脚流血淋漓反正後誅戮此其兆乎○癸亥反正希奮希分等待命

或有貸死之命 上教曰不誅希奮烏在其舉義也蓋以睦海永昌晉

陵綾昌之禍皆由此人等內外締結構成故也拿來并斬之希奮子

翰林命之縣監時之後之福之介子英之顯之并宗寧弟系判希亮

僉正希安并安置○柳希亮希奮弟也嘗語清陰曰吾門將盡劉字

入家有一長物為人所欲亦延為殺身況人所欲者非一二乎況亂世戚里乎

及宗寧臨行又言於清陰曰吾門子弟生長膏粱今請寧卷亦不堪其苦

乃生耶吾門安無唯類矣至戊午其子斗元與從兄孝立謀逆伏誅希亮
以逆臣之父當死諸臣以希亮平日謹信欲貸之不得各以手書告訣希亮
謂金吾郎曰吾輩在遠謀逆吾實不知而國法自在我何免死吾當自
縊爾儕今後死儕毋俞定不可逃也各修書以付從容就死
朴承宗 宣廟科登朝逢迎邀寵以驕奢貪冒民怨遍一國並實多
衛世之功初徽聞甫睽有厭意未知盧宗對語間適有鳥止于樹承
宗曰此鳥能反哺不可賤視甫睽嘿然又有蜂過前甫睽曰此虫能知
君臣之義不可輕視承宗知其意遂與貳壬戌冬白大珩仍儺禮欵依
變西宮承宗同事息多率下人馳到西宮呼唱追逐以與大珩不得竊掠
慈殿之危賴寀承宗之力云其子自凝偏黨構白不參庭請及正日承宗

與子自興走其墳庵因縊死承宗作死書衣曰不能正君以致今日洗
滌自死以謝天地神祇云○承宗為相常置砒礵於橐中曰遭時不幸朝
夕當死不可無此物云及欲投水不果入三岳山寺投頭使奴引之奴泣不
忍承宗曰吾今不死萬古罪人汝引此則忠奴也掩淚引之而死自興亦伺
死於是寺○承宗妾子以童兒遊於水落山見胡趙作巢於山崖以尉山
半夜鞭戲擲其巢以觀村人爭捨之驕傲如此安得不亡乎○正言洪
鎬請加褒崇玉堂劄曰光海悖逆承宗為首相誰任其責也原
慈殿雖曰簾曖之事承宗烏得免其責也況其事本非為原君自無
可褒之節洪鎬欲以其一死掩其罪惡請如是云云 上教曰原論承宗
雖力不主陰嫉起獄無簾曖之特罷能鎬

朴燁字叔夜治川曾孫也尚才略能附於俞勝為平安監司貪淫無度
聚道內名唱百餘名長爲風馬之戲至是宣傳禁府奉密旨馳到元帥
府時都元帥韓浚謙令別將李重老五百名分左右圍大樹燁方坐長房
鼓樂酣宴閽禁至嚴軍人打破門鎖樹奴音急燁怒曰雖我在亂
何坐軍人從別將入立階上使之捉下燁坐不起出示元帥傳令然後
纔々下庭眷枷燁曰我則無大罪此何事也促令僕頤引索猶不死
刀手牽足乃絶鄭行刑家唱來見武曰汝嘗盜司饌姬臨死不哭何
也答曰使道前誰令而未哭昔我哭而去持劍者雲集割肉別將
等令急入棺道內飢人聚進剖棺出尸寸々分割傾刻無屍僅々收
骸血六部入櫃其妻妾持骨櫃到黃州々民奪其櫃投江中妻妾僅

以身步悻。日月錄曰燁臨死猶未知時事之變謂都事曰權指揮常

願聞曲折而死都事畧言其事人推戴主上事燁曰某等主事而置哉

状此郎直盡切坐此時多有親舊故也遂謚之謚曰金寧國聽民報後

遂至斷棺剖肉朝廷聞而罪著國許令葬

韓孝純柳川之叔父也虽附爾瞻以至入相柳聞自爾瞻家出庭所令

孝純趙瑜來數 大妃十罪廢之反正前死追奪子䟗謀 好謙允謙

克謙皆竄

朴弘耉元亨之後附爾瞻至左相有七子名以章字建章武出身時

韓定国五兄弟趍時登揣 時人謂韓国五国定国亡国 朴章之章

建章文章反正後張玉城使南以興若自爲反者以探可疑者爲先

子光章信之以其謀告遂逮捕弘爲光章成章等誅之

朴宗胄宗胤兄弟俱結爾瞻頤敎淸顯宗胄壬戌以誹律西下路見

義婦突入其家欲强淫之女走避卽刺其夫婦之舌并斃之靈山縣有寡

火良女其夫戍西未還宗胄指其蒼頭論之使嫁其奴蒼頭還家諭婦曰誰

欲死節禍連於蒼頭注其家白日照臨終豈無報遂違朴家拜曰

靈山女以蒼頭命來宗胄指奴許之女入其家若歡悅朴奴信之入內及出

女縊死于房中廿六日夫還〻〻廿六日反正〻〻未十日斬宗胄於大卯門

門外旌靈山女節婦閭

正刑秩府院君有瞻頤相仁弘刑判續男逃去果川其族家匿僕藏中追

捕拿來大憲胡副學造洛汉偉御承旨大衍朴弘道朴承吉判尹韓希吉

校理李莊花山君趙邑壽叅判朴鼎吉校理元悰甬瞭子承旨元燁弘燁
益燁大成大燁等十七人厶伏誅秩叅贊李豐叅议柳希發吏议李
推元府院君柳希奮儧男修撰瞍曲籍晴判坐晗咏音鄭崇国郡守
俞世曾護軍朴應犀郡守李再榮六十五人厶府使池應鯤縣監金
忠輔郡守李天寵縣監金純郡守柳忠男同知鄭夢鄉宋敬臣王
命曾刘夢玉俱以賊黨奴隷締结宫掖依诸賊例處斬厶金尚宫
凌遅處斬逆尚宫尹淑儀鄭貽媛自経死柳許洪元四淑并付處
儧性智亞禧同杖死厶安置枝順寧君景儉茂林君善胤檢詳
柳活判書朴熠佐郎奇俊格佐郎姜燧修撰吴益熯郭有道徐
兢徐兟鄭灝都事禹舜弼等六十五人錦溪君朴東亮提起詛呪

語侵 母后亦安置○逐竄秩判書任就正後爲杖死叅判崔應虛漢

昌君趙國弼右尹張世哲叅议辛義立大憲南瑾佐郎宣世徽濟洲

君柳濶掌令李廷判決事沈宗道大諫鄭達等一百二人叅判金尚

窩叅毋康情極其無論亦竄○付處秩府院君李時言叅判朴自凝

李惺右尹李汝儉校理李洛獻納曺挺立李純子承旨假請荒濡

好謙主龍子主簿宣均建哲等八十二人○削黜秩左相朴弘嵩後追誅

叅判鄭蔓寅後追誅校理李慶益大諫俞大建等二十人○追奪秩領相

韓孝純君相閔夢龍府院君金信元叅判許儀大憲崔有源尹孝全

贊成李沖大憲宋諄叅贊朴楗大諫李昌厚叅判申悰府使沈沆

府使李廷彪掌令丁好寬等十四人又削奪十二人削版十六人於非亦叙

二十三人罷遣五十三人曰括前後去疏儒生數百人过遠安置其中脫
漏者亦多羅州李志浩丁巳首發去疏者因疏得免其淳昌中尚澗
倘言如罪我等則又有磨主潮中士子皆多怕遠竄

昏朝自廢不仕人

李綏祿 號東皐 宣廟舍人 佯狂不仕 子白江敬輿

權淳己 號晩海 史判元禮子 禮佐子 認拜以鎭 公州流

金榮祖 號忘窩 史恭反正 叙元奉祖 號鶴湖 西崖門人 五兄弟登科

崔繼昌 號目隱 夢隱鐵登孫 權石洲婿 托疾避禍 子寬

朴鼎元 號東洲 文郡守 癸丑疏人 或有底境內 遜之被削 反正 贈史恭 孫信圭

申孟慶 號雲溪 父病吮疽 嘗糞 事聞 以孝旌 增叅 廢母疏登第 歸閉戶不見

金坽 號溪巖 以節行稱

郭鋐 號三安堂 洪溪門人 獨立不撓 有氣節

崔命龍 號石溪 廢議獨立異

柳楫 字用汝 号白石 沙溪門人 麻以文異 贈持平 金堤祠

金玧 号陶村 自守不居 尤菴撰表

李郁 号八戒 沈達外孫 黃廷彧婿 悲傷卒 尤菴長子逌齋學源

蔡宗吉 号松村 人 斂跡不出 仁祖朝臣監察

宋瑄 号木翁 人 拜利川 辭以老不入都門

玄德洙 号希窩 人 司芸 退居天安

邉慶胤 号丹霞 人以校正書 賁希舊麻 没長城書院

睦樂善 字誠中 号堂翁 人進士有至行麻論 後麻科屏居金浦反正拜叅奉不就

相臣錄

左 逆 鄭仁弘 字德遠 号萊菴 人瑞寧 陜川 南冥門人 反正處斬

左 鄭昌符 字景真號水竹人惟吉子 廢母庭請不參校桐溪

左 韓孝純 字勉之尚敬後孫人媚爾瞻 廢母庭請反正追奪

閔夢龍 字敦雲人黨仁弘 廢母汲暴死反正追奪

領 朴承宗 字孝伯人母時首相有救護 母后之功反正日自縊藉湲

左 朴弘耇 字應邵元亨五代孫濁乱朝廷交通宮禁 反正削勳甲子戎服迎适々敗諸子謀逆賜死

右 趙挺 字汝豪人反正削官出 於賊招圖難死機伸

文衡錄

李爾瞻 字得輿號觀松克墩後孫 昏朝主退反正斎斬

湖堂錄

李爾瞻 見上

洪瑞鳳 見仁祖相臣錄

金尚憲 見仁祖相臣錄

趙希逸 字怡叔 人號竹陰 進壯元官參判

金緻 字而精 人號深谷 官監司

柳潚 字淵叔 人號醉吃 夢兵登官副提學

鄭廣成 字壽伯號濟谷 人水竹昌竹子 官判書子太和致和

睦大欽 字湯卿號茶山 人遁日堂 蔭子官承旨子竹善

李志完 字養吾號斗峯 人少陵尚毅子 官參判弟志宏官正郎志正官獻納

李民宬 字寬夫 人號 敬亭官承旨

李厚 慶全子 官奉正

李久 字弟官 翰林

朴鼎吉 字養而 人 參判反正誅

孫倜 字而儻 人 官執義

柳活 字浩叔 人号泰亭 潚弟圍籬死

柳希發 字認初 人官參 判反正誅

柳希亮 字龍卿 希發弟 官參判 子弁立誅坐役

高因厚 字善行 霽峯子 倭亂起義殉節

朴弘道 字自修 人官承 旨反正誅

鄭遵 字行之 造尔 人官 府尹反正誅

任性之 字遂初 戊辰 逆獄拷死

李偉卿 字長而 人府母沉 濡反正誅

金藎國 字景任 人号晨村 藎國弟官禮叅

柳淪 字淪而 晉十 人 官工佐癸亥梼死

勳臣光海嗣位以壬辰分朝從官及 廟社陪行臣錄功号南

聖又有翼社定運亨難三勳反正後並削

尹履之 字仲素 号秋峯 人号稍川 昉子判敦休菴金尚寯婿 以下補遺

韓明勗 字 号玄圃 又霖軒知敦

鄭斗源 字紫源 人号壺亭 知中樞仙術

韓汝稷 字中安 人号 十洲禮判

李基祚 字子善 人号 浚菴禮判

沈之溟 字子容人號 聾岩官知敦

李德珠 字郇曹號怡愉堂 人擁齋後孫竹厓 仕院外孫沙溪門人吏汉清州祠

睦叙欽 字㦛卿號梅溪 人 逗日堂蒼子知中

金南重 字自珍號岩塘安東人酒隠命元 孫 仁祖朝礼判孫柱臣

韓仁收 字自安號清州人應寅子 判書善革

金光煜 字晦而號竹所 人休菴尚震子 子李拙庵直彥婿兵判

辛啓榮 字榮吉 人號企石 官判樞

李 核 字子章號灘翁 人海平 光庭子英伯曾孫萬元

吳 竣 字汝元號竹南 人百齡從子 礼判善書

李景嚴 字 號玄機 人 五峯好閔子府院

尹民獻 字巽世号岩菲伽子民逸弟 人牛溪
門人刑汉于徐孫迪亮趾仁趾善

曹挺立 字 号梧溪
為戊午孟党

洪千璟 字君玉号畫桓 人
癸丑搆禍士流

金搢 字記仲号春潭 人牧使
丁卯被擄還充軍著黨語

崔有淵 字止淑号玄岩 人月
潭浣子昏朝大憲

申滂淵 字靜善号玄圃 人恭判
仁祖癸亥竄死

朴墩 字巨源 人
号止浦

林檜 字公直号覿海 人亨秀侄
仁祖甲子以廣牧罵适死

安獻徵 字聖覿 人
号鷗浦

南㯋 字公濟号峯陰 人
牛溪門人承旨

金中清 字而和 號退軒 承旨 精於易

朴守緒 字 號竹崖

趙廷虎 字仁甫 號南溪 大諫 十錫胤

羅茂春 字 號記草 礼議 潭尚洞

權濤 字 號霜岩

李芬 字馨甫 號默軒 文學 人

蔡容 字 號寬容

楊萬古 字道源 號德湖 蓮溪 人

金濩 字 號泌川

朴曾 字曾丘 人 號大鉤 兵叅

權斗南 字
号天来

元宗恭良敬德仁憲靖穆章孝大王諱 字 宣廟第五男儲

慶宮仁嬪金氏以萬曆庚辰誕生于景福宮之別殿戊午封定遠君

乙未十二月二十九日昇遐于會賢坊第壽四十天啓癸亥 仁祖入承大

統追尊爲大院君崇禎壬申追崇爲王甲戌祔廟 皇朝賜謚恭良

特啓封永禧殿○三男○章陵金浦治 崗子坐 初葬楊州郡場里遷興慶園

仁祖丁卯移葬

妃敬懿貞靖仁獻王后具氏籍綾城左賛成 贈領议政綾安府院君思

懿公思孟女萬曆戊寅誕降庚寅封連珠郡夫人 仁祖即位追封府夫人啓

運丙寅正月十四日昇遐于慶德宮壽四十九崇禎壬申追崇王后上尊

辯敬懿貞靖 甲戌祔廟 誕三男 乙大王陵同原

綾原大君 俌

綾昌大君 佺 昏朝禍謚恭愍

宣廟仁嬪監察金漢佑之女也兄金公浡荐被內眷人多輻湊有一朝官尤

親昵時其後海歲深惡之言於稠中曰我入臺閣必駁其朝官怨其使公論

爲中傷計 宣廟慮其公或爲仁嬪子孫之可慮遂以其公妹配定遠郎

是乃元宗仁獻王后而定遠郎仁嬪所誕也仁嬪生五王子五王女嘗呼以

母氏嬪淑潛不自安曰國家不幸坤殿無誕育吾輩有子女不過借腹而

生吾豈敢爲君輩之母也常若不敢當亦不敢爾汝呼其子女宜昇

福祿矣 仁祖潛邸在京城松峴 英宗祖建儲慶宮祀仁嬪之懿合

集曰 明廟踐祚無嗣 文宗憂之一夕夢異人告曰尙州李某有女納
之則吉覺而使人物色之忽有僧指其居遂得納宮是爲李淑儀而竟
無子 仁嬪以其表姪養于宮中 仁順后見而異之屬 宣廟備後之廷
時年十四歲 元宗其誕生也以東平聞見錄曰壬寅 宣廟簡繼配
大禮之日諸後宮多有不平之色獨仁嬪詞氣安然奉進龍袍左右供
奉有若別有喜事然宮人皆曰金嬪必享厚福又曰後原大君第有老
婢逮事章陵者也平生苦胷腹痛常曰 元宗在定遠邸時有新及第
來謁命給優人一端布宮中無儲遍貸於家亦不得以致遲延元宗
屢促之吾於門外徊徨卽久僅得之潛自墻底投納于內以出給其時
困慮成病矣 元廟以王子不能備一端布今年少公子金帛堆滿能無

矣朴知誠則以爲稱考則必行斬衰、、則祭礼亦不可不加隆李義吉疏
其言亦無理朴知誠不能博考禮意惟以所生恩爲重以爲必當稱考既
稱考則不可不行三年喪云其考察甚不詳矣 上曰禮文來之[illegible]也稱
考則似無不爲三年喪之道理鄭經世曰親、仁也尊、義也義之所有
恩有所殺 宣廟之統而有子之道焉壓於所尊不得爲私親服斬也
明矣李廷龜曰臣前啓 殿下於 宣廟有父子之名於 大院有父子之
名而無父子之義者蓋以此也時諸臣爭追崇不可 上曰諸臣并何以生
親追恩乎自是遂停生親之追贈 丙寅啓運宮昇遐命議服制鄭經
世引礼記天子諸侯之庶子爲天子諸侯則爲其母緦礼及庶子爲父後
者爲其母緦之說以爲當服緦 陳劄崔鳴吉以爲然張維謂崔曰母

固有嫡母庶母父亦有嫡父庶父子使令喪為大院喪則亦可以為門子任
世嫡吉大禧改定服制鄭以為人後降其父母不杖朞為定張以為宜從父在
母喪之義服杖期崔以為〻祖後既非為人後則父母之服自當三年大憲鄭
經世啓許降三年之服在臣僚莫不感歎惟杖期一節不能釋然於群下
之心繼而有其出繼有異後宗不能為喪主之教特出於為慈殿所壓而宗
統之重反有不暇顧也請令後宗為喪主而自行不杖朞之制 傳曰後宗
為喪主 李貴劉論降服之非虞卒哭自 上主獻為當云〻左相尹昉
議既定喪主題僧題虞卒之獻喪主自當為之自 上別置為親祭亦
合情理云〻 傳曰子無出繼之事初獻自己為之亦無不可三司論執
七啓乃已別祭 上初獻世子亞獻

丁卯 大院君灵輿自楊州遷金浦朝议私親之喪不可穿過都城欲由東門外崔鳴吉上劄曰君之父也避都城從間路於理有違朝议又以經過宗廟爲嫌宜別從他路李貴又啓曰士夫喪柩皆從大路未聞以宗廟爲嫌獨於 大院之喪取徑路何也且 殿下由大路灵輿由斜徑安乎廷臣不察廷礼從以降殺云云 俞礼官更议由大路癸亥以後臣僚前後章疏全

長生則曰宜称伯叔父不杖朞緦原主礼其言以爲爲人後者爲之子雖叔係侄弟係兄當爲父子此則帝王家以宗統爲重也今上継 宣祖統猶父子也不當考私親称考於 宣庙称伯叔於所生方爲合礼引春秋踦僖公及三傳臣子一例之説及漢宣尊所生爲皇考程子以爲失礼之説爲訂朴知識則宜称考喪三年称庙其言以爲礼议爲君之父

母君服斬臣從耶服之說及近思錄諸侯奪宗論語注衛輒稱廟諸說
為擣當立祢親為祢廟三年喪云沙溪亦以為朴引礼仪乃指繼體之子
早卒或癈疾而非如今日 主上之所遭又諸侯奪宗如漢蕭嗇之類又
孔子之罪輒以不父其父非以祢祖為非也崔鳴吉則曰宜稱考喪三年與
朴知誠同而宜立別廟云其劄曰以傍支繼統謂之為人後一體直傳謂之
祖後為人後則所生為伯叔為祖後則父雖沒而名不易云又云近日多以
追崇入廟為言而追王之礼始於周公而舜於瞽瞍禹於鯀湯於癸俱
未有王号尊親如舜禹湯足矣別建一廟以奉祢祭依倣園号尊祖尊
親可為而得矣李廷龜鄭經世趙翼則主不祔恭綾原主祀與金長生
同而宜稱考云李劄以為正統固不可紊天倫亦不可闕當稱考漢宣

尊所生爲皇考程子非之者非考字而卽皇字也金長生有此别論殊
不知殿下爲 宣祖之子則定遠於 殿下當爲兄弟何得謂之伯叔既不得
以所生爲父而於所後又無稱考之地則天倫決矣決不可爲又辨朴知誠
引礼仪之錯而又言當似仪礼所謂爲人後者爲所生降服朞條名不可
廢而服可降云鄭經世與李同而引漢宣悼考悼妃光武四親廟宋濮王稱
親凡三事爲訂趙劉斥崔劉之非又曰爲族人後則降其父母繼祖後
則不降父母是重族人不重其祖父又曰無稱廟漢宣以大統爲重故稱
位之閔有不得避又引仪礼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條爲言又言以所生
爲伯叔父乃程子義起之說當從歐陽公服可降而名不可易之說哉
國人亦称生父而降服称考而降服何害於義也張維則曰宜称考别廟

與崔鳴吉同冝杖朞云其仪礼劄以鄭劄不杖朞為非若專用歷尊
則當杖朞云其典礼私议則如李廷龜初议天倫亦不可闕當称考大
统国不可紊不當追崇其追典礼劄引経傳史籍諸説以明追崇之非
又引春秋閔僖之傳以明禰廟不闕之義○南溪集曰大抵月沙愚伏之
意以统不可紊倫不可闕為主故称從考服從不杖朞廟享以後係主祀侄
一称為考則服不得不三年廟不得不立其所裁定半上落下也沙溪之意以
春秋傳僖公父視閔公及范氏以小宗合大宗程子乱倫失礼之意為主故
称從伯叔父侄既為称考之地則所謂伯叔父無所依附其所裁定猶有
未盡也潛冶之意以仪礼君之父母近思録諸侯奪宗語不父其父称
其祖之義為主故称号服喪廟享皆從父子之常礼侄不察 宣元仁

三世雖皆直派既已入承大統則公私不可混合爲一其所裁定全失
禮經之旨也谿谷意其病殆與潜冶無異矣浦渚之意蓋近於沙溪而
獨以程子伯叔之論爲難用其病又與月沙愚伏無異總以論之月沙
主於宗統潜冶主於父子蓋父子親親之仁也宗統尊尊之義也義之
所在仁或不能伸恐當以其本名而称之曰所生父付称曰出系于庶
幾上無紊統之嫌下無缺倫之譏云云
己巳陽陵君許穧疏請追崇三司請削奪遠竄皆不允延平李貴劄言
張維鄭經世張顯光輩所引諸說皆爲人後之人君私尊其所生者也與今
日殿下之承 宣祖統不爲人後者大不相侔而逵臣臆說大禮未定云云
庚午崔有海之使寧遠也禀到登州與戶部郎中宋憲相往來以小說

貽之曰 國王昭敬王之孫也張義奧邦而厥考辭世不能如唐玄宗之
尊父因茹痛深矣上欲追孝下守徑常擇執中誼信曠古之徽也然
以余揆之豈無義起之禮天無二日人無二尊旣爲人後又隆所生爲二
本而不之嫌則如不義何若無所後父子大倫天地定位不叙昭穆如
非禮何持重大宗者降於小宗以義掩恩也國君取支子入承大統則
義重君臣不敢以私恩踰大宗若無覺國之命身總其烈直從祖統
則承父尊祖乃所以尊祖叙倫非循私恩也開國則謂之祖中興則
謂之宗百世不遷則一也功光祖宗何可等其等追王達孝登以天子
之禮著在聖訓人臣將順之亦一道也以兄繼弟稱以父子於天倫錯矣
皇明定制豈非百世之則乎大閫既擧則萬目張矣求其心之安可矣

某年月日金陵府夫云有海逆詛惻於時议不敢斥父之李貴得見乃疏
劄以進有海亦疏辨時臺以有海以朝家大禮私相問難論以削黜李
貴又劄辨之答曰今覌宋户部文可謂不謀而同意欲尊父母人之常情
不得其無財至痛也得之而不得尊亦至痛也苟無是心則非人也雖然人
皆憤怨慢言蜂起則是欲尊而反怡辱也且先君無德予亦無功廷臣之
不敢言而敢怨實在於此安敢排衆议而敢請哉 天朝公論雖如此柰敢
覥然開口卿知此意勿使予得罪於臣隣又教曰奏請于 天朝以俟上
國裁處 天朝不许則予亦無憾矣兩司爭之 上曰既非為人後則追崇
所生於禮必無不可九年論難排擊有同私讎可謂異哉禀論 天朝義不可
三府大臣率二品以上會賓廳爭之 上答崔鳴吉劄曰今日廷臣以伩自處

者不知父母之不可無朋友在喪當往一哭而啓運宮之喪百官不爲會哭
彼昏塞好勝之徒終無改悟之理欲奏天朝以定是非云云 三公三司啓請
還収追崇之命不允○賓廳議謚皇考曰元孝皇妣曰貞肅後号章陵
領相尹昉左相李廷龜右相金尚容設告廟傳曰依議壬申五月奏請
使洪靌李安訥書狀洪鎬如京師癸酉四月準封事還 甲戌祔太廟先
是李貴劄曰 大院以宣廟次子爲 殿下之皇考既稱王稱謚稱陵室
於稱宗則乃我國私廟之号而不係於奏聞其於入廟保無他議而若追
崇而不稱宗字則不成於半追崇乎大憲金尚憲大諫李尚吉啓曰儀禮
十年定爲別廟禰位已全而 殿下曲循一夫迎合之議前日以不入廟
爲教曾未幾何又下此 教自古入廟而不稱宗者未之有不入廟而有稱

宗之禮也請寢追崇尊号之命 答曰不允一品元勲而一天萼諸侮辱
有前規耶崔鳴吉劉請祔廟金相瑬與尹相昉及三司庭爭 上怒進
金相竄萬金光炫尹鳴殷李尚質于北塞黜大憲姜碩期大諫趙廷
虎等新大諫俞伯曾素主追崇議大憲李景奭竄 上意乃变所見
同辞請祔從之 金時讓荷潭録曰癸亥反正叙戊申後謫人余坐謫在
寧海李參判侑俊沈參判諮謫盈海聞報約會李曰天命重新何者
爲今日大事余曰 大廟不可闕祢位追崇 豈遠合於礼也李曰是
也至京余訪張維金元亮亦在座曰 朴知誠言礼合追崇張辨不可余
曰此論既出必行後止一日崔相鳴吉謂余曰公以追崇之議必行然否
余曰然崔不以爲然乙丑崔謂余曰博考古礼不可不追崇公言是也丙寅

李相聖求及崔相並詆余崔言追崇合於禮李言悖於禮爭辨甚力
啓運喪崔以副學議不同辭遞朝議以崔爲邪論金相瑬力主其論
辛未崔相劄請追崇享以別廟蓋是時議不敢盡其說也領相吳允謙
卒卿宰與金相爭言不可　上怒罷司諫權濤于遠遂追尊享于別
廟遣洪寶等請命　天朝禮部官曰惟汝國始有此請也即從之甲戌崔
相又劄請祔廟從之又曰余與崔鳴吉張維會備局張攻崔爲邪論崔
作色曰公言追崇合禮効我上劄公乃反說自附於時議張面色赤矣
曰我考禮未詳有此言今乃悟其非云張之前後異論如此又曰尹昉
爲相外隨朝論佯爲庭爭內則陰主追崇今詆崔完城尹之孫坦
時爲獻納與崔議庭爭啓辭余笑謂崔曰公既主追崇則庭爭文

字不可指揮也垃迸変而起又曰権承旨濤心是追崇之议恐為詰
议所詆士申浚啓至於竄李相聖求素亦追崇之論恐忤 上意乙
亥祔廟変其説竟取大拜未知孰為得失也黄江問答曰追崇事
沙溪一隊皆以為不可崔相乃於遣使上国時令使臣密稟於礼部受
諾然後私乃密啓以為自 上謂如此重事不可不稟于中国以為決定
云爾云則諸臣異議者莫之何矣 上大喜遂如其言

仁祖朝上

仁祖憲文烈武明肅純孝大王諱　字　元宗第一男萬曆乙未十一月七日誕降于海州行宮封綾陽君潛邸時号松窓天啓癸亥反正奉仁穆大妃命卽位于慶運宮之別堂己丑五月八日昇遐于昌德宮大造殿在位二十七年壽五十五

肅宗癸亥定世室　六男一女　長陵（交河旧治後子坐初葬坡州 英宗癸亥移葬）

妃明德貞順仁烈王后韓氏籍清州領敦寧西平府院君文翼浚謙女萬曆甲午七月一日誕降于原州寓舍庚戌封清城縣夫人天啓癸亥封王妃崇禎乙亥十二月九日昇遐于昌慶宮壽四十二　孝宗辛卯

追上尊號 明德貞順 誕四男 長陵 與大王同原陵

繼妃慈懿恭愼徽獻康仁貞淑溫惠莊烈王后趙氏籍楊州領敦寧漢原府院君忠穆公昌遠女 天啓甲子十一月七日誕于稷山縣衙 戊寅封王妃行嘉禮于義洞本宮 孝宗潛邸 孝宗辛卯上尊號慈懿 顯宗辛丑加上恭愼 肅宗丙辰加上徽獻丙寅加上康仁 戊辰八月二十六日昇遐于昌慶宮 壽六十五 無育 徽陵 楊州健元陵 西岡酉坐

男昭顯世子諱 乙酉薨有三男三女 嬪姜氏右相碩期女 丙戌廢賜死 肅宗朝追封愍懷

男慶善君栢 與弟二男俱病 沒于配所

慶安君檜 男臨昌君焜 臨城君熑 焜男 密豊君坦 戊申賜死

女慶淑郡主 綾山副尉 具鳳章

慶寧郡主 錦昌副尉朴泰定 子弼明 叅判 孫師洙 判書

慶順郡主 黃昌副尉 邊光輔

孝宗大王 初封鳳林大君

麟坪大君㴭 諡忠敬号松溪男福昌楨 福城柟庚申伏法福平梗

龍城大君滚 早卒

崇善君澂 趙貴人出男東平 杭辛巳伏法

樂善君潚 趙貴人出

女孝明翁主 趙貴人出洛城尉金世龍自點 辛未自點獄世龍正刑

癸亥三月十三日 上與府使金瑬李貴儒生金自點沈器遠前兵使申景禛前佐郎崔鳴吉前縣監具宏儒生沈命世長湍府使李曙北兵使李适伊川府使李重老翰林張維儒生宋英望等擧義奉 大妃命卽位于 宣廟旧時別宮 ○ 初宣廟癸巳自龍灣還都 定遠君處渡海

州仍留乙未十一月誕　仁祖于州之芙蓉將誕夕夫人具氏夢神人以玉璽
授之曰見此以此授之　宣廟仁宗夢　仁宗降世俄而　仁祖誕生之報至亟　命還都
賜名　字盖夫人之意合　仁宗二字也左股有黑子無數　宣廟曰此漢祖之相
秘而勿示　宣廟末年嘗抱永昌君於膝上　仁宗跪于前左右無人則脫御笠或
加上或加永昌曰予可戴歟孫可戴歟微聞人來則止云　西郭雜記曰
宣祖末年召諸孫或書或畫　上兒時畫馬　宣廟以其畫賜白沙及白沙
北竄時携乃昇平府送褫以其畫授昇平曰此乃先王所賜莫害其意第
當所寓之人也昇平亦莫知其所以歸帖壁上　上在邸時適出遇雨入
道傍舍門內避雨俄而又鬟出告曰未知何客而雨不止不可久立願暫
坐外舍　上辭以無主又鬟累以內意請不得入并壁上有畫馬諦視乃

兒時所畫也心恠之俄而主人來卽昇平也初未相識 上以道遊雨之故仍
問其畫主人曰何以問 上曰此吾兒時畫也俄而自內大供具以進昇平心切恠
之送後問夫人〻曰夜夢大駕臨門覺而異之午聞兒婢傳言有人避雨
入門吾窺之顏貌如夢中所見故極力待之昇平自此往來親密遂成中
興之業 南溪集曰金昇平暇日送白沙公出示一幅畫曰此畫何如乃
畫一馬係柳樹下也昇平曰不知爲售品公笑曰令公持去必推畫主以
與之昇平歸繫壁上客止輒詢久莫能知其主一日雨驟至有闖門而
入者昇平延之語酬之際客視壁畫曰此吾所曾見者昇平曰知畫之者
亦客不明言第欲待而袖歸昇平不許俄而侍婢進饍相與酬酢羅所謂
客卽陵陽也昇平入問夫人何以爲饌夫人曰夜夢車駕來幸及客來其

語一如其狀妄挾之有此誤耳反正後 仁祖置酒從容曰向時壁上畫得於何人也此予少時應先王命畫之者也昇平曰臣嘗爲故相李恒福從事而得此訖出於公子井男問其得之之由曰 宣廟末年賜先人私對令諸公子王孫出見並示畫先人遍視諸書畫梯得此畫而歸於是昇平始大悟公之傳畫意有所在 光海時鰲城爲都体察專管西北除拜引金昇平瑬爲從事武臣自中平城景禎具綾城宏具綾川仁垕鄭錦南忠信以下文士前輩自象村月沙淸陰後輩自崔完城張新豊趙浦渚李延陽以下出入其門靖社諸公皆其儲眷 光海十餘年來朝廷紊亂 大妃幽閉鰲城密言於金瑬曰時事罔極願念諸輩中可安社稷惟君耳因飲泣嗚咽瑬知其意李貴爲人踈邁實有大節而世皆賤之鰲城梯曰君當作社稷柱石

臣福祿非我等比也云云至是光海政昏日甚金瑬爲時輩所斥悒悒不得
志李曙英毅篤可任大事金自點沈器遠李澥元斗杓沈命世等自謂有
才莫展思遇風雲李貴謂申景禛具宏曰吾將往居大小青島安能生
無母之國乎具曰何必往大小島致君堯舜亦不可乎貴曰吾見其人量狹
智淺何足與計事哉盖其人指仁城君珙有人君之望而迮乎素知其人故也宏
曰天生聖人在我一家尊其願識面耶遂往 綾陽第一見之契合申景禛素
與金瑬相得一日從容請受書郎出史略讀至伊尹放太甲歎曰以臣放君
可乎金曰太甲顛覆湯之典刑放之不亦宜乎申仍泣曰今時何如天下安
有無母之國吾不忍坐視顛隮金曰吾志也仍曰屬意何在申曰 綾陽君
殆天授也遂決策申除平安虞侯辭疾不赴時相朴承宗疑之亦爲曉星

嶺別將中郞日訖道時訓將李興立持重兵在內諸公爲憂使其壻張
紳說之興立曰李貴與謀于紳曰然興立曰此爲義擧必可成也遂諾
紳見新豐回報李貴〻〻大喜遂令興立爲手書約長湍兵而興立爲內
應時李貴圖事時相以李曙爲長湍謀漸泄崔有淵之流言于柳希奮
〻〻使臺論之壬戌冬合啓李貴金自點扶護西宮之罪是夜南以恭自
希奮家來見月沙言禍機且發可慮澥之月沙即見希奮極言李貴無
他狀希奮動聽事得已癸亥正月韓惟翔啓李貴金自點禍將不遠云
延平率二子待命自明流曰 殿下於臣伊川之退償谷山之饋酒長城之
賞布肅川之賜紬生臣者父活臣者聖明今被惡名請就與鈇鉞金尚宮
執光海手大嘯曰李平山擧世棄人金世房可憐人生有何權力爲與

謀光海笑而點頭外三寸俞大健為諫長宣力遂停啓諸公放意行事

先是李貴女適自點弟自謙早寡失操為尼被因頗入宮既入中殿柳氏崇信佛道待以善薩李氏尼仍交結金尚宮約為母女甞言其父及夫兄見疾於大北日日訴寃且貸銀納之尚宮幾十兩光海見惟翔啓欲拿鞫則金呵止之李氏尼貽書金尚宮曰吾父夋君終於歌咏見此則可以吾父心事金尚宮以詞讀之光海前曰夋君如此而枉被刑則其寃當如何光海然之

初李氏早寡其故叅贊吳謙妾子彦寛逃入居昌石窟中事覺彦寛杖死李氏為尼慈壽宮仁弘劉甫瞻請置李貴法貴隷弘瞻奸請對辨事遂寢日月錄曰自謙少好佛法臨死戒令其妻事佛李氏

遂落髮爲尼入山潛靖事發被囚光海叙之使靖城中慈壽宮因
緣出入宮中閫内之人皆稱生佛崇佛無比李氏每言其父爲人所忌
欲殺匿請爲保命故諸宰皆字自點曰成之及光海因臺啓欲推
問則金尚宮等笑曰成之金生寧有是事光海遂批除當界落云
時金瑬主兵務使自點賂金尚宮使然遂媚爾瞻金元亮則心性倨傲
指揮瑬責因仍李适又使适仍李與立而身臥於廣州舉義已定諸公敢
靖事頻沮崔遲川憂之自适入城通告諸公遲川曉到青田靈棋占
筮得吉日定師期初諸公已屬意推戴無多謁於私第遲川以爲他日臣事
之地義何可私謁　上嘗出入望見而語人曰今視日表甚非常與馬僕從
亦勃勃有生氣義舉之成無疑矣　日月錄曰申景禛父砬與汝回同狎王

事故與金瑬情誼素厚具宏妹子幼學沈命世以其父擁兵於光海死非命
弟安世又以金悌男婿死杖下故命世爲身起事申景禎具宏沈命世
於 仁祖俱懿親故乃定推戴之議又曰李時白與元亮同竹林爲於驛
蔣將起言端遂爲此擧是其權輿云又曰具宬戊午年卒臨亡謂諸弟宏
等曰吾恨未及見爾成功然諸具之起義亦久矣又曰沈器遠常謂人曰曾
與其〻議大事伊時日色有異開戶仰視白虹貫日矣天變可畏云以此視之起
端於沈金等云時內外憤疾擧事頻彰露不得已進定師期三月十二日金瑬
李貴等以是日啓奉 上約會于弘濟院李厚源與李而發同往而欲推
弘之子惟弘謫江界金瑬爲府使相親故也而欲恐事不成言於叔惟聖
〻〻言于金藎國〻〻言于朴承宗〻〻大驚令而放告變是日自點備

酒饌納金尚宮光海方宴樂晝夜之書故置不下請鞫三啓光海方昏醉
於李氏危托金尚宮所進麻花餅答曰明日爲之闕門開承宗等退備邊
司以待承宗謂蓋國曰訓將李興立爲內應云承宗招興立詭庭曰人
言公叛興立曰小人若爲逆謀則大監女當爲宫婢矣小人雖或背國安
敢負大監蓋承宗妻女卽興立庶子婦也適承宗子自興入興立趣招自
興訴究自興告曰謀逆未現徑殺婚家非宜承宗乃叔之蓋國虛踏畢
已急矣承宗乃悟更使入來則相府下吏已不得接跡於軍門蓋義師約
期已迫矣　日月錄曰承宗聞興立頗謀誘致密問興立有獨女適張維
弟紳興立不忍殺婿求免於維之承宗拘興立於家身入闕護衛義軍
之應凱失大將事無奈李重老以中軍亦與謀故遂賴有力云　是夜李斗

鵠卒兵三十餘人馳赴約所寂無人忽見一點火乍明滅於西北山下李貴以
下皆會待金瑬以大將不來二更李曙長湍兵三百餘名至而李起𡚒以
長湍先鋒將來時 上以期差遲親自往候至延曙驛前李𡚒起下馬
伏路左 奏領兵來狀 上觧御袍衣之李适曰事急矣不可待金瑬遂
出趍床部分而瑬且至矣适曰後者當斬瑬曰先者亦當斬左右分觧
三更奉 上正部伍李适爲先鋒大將斬彰義門而入喊声大振到中
學橋唱鵝声與立和之義軍至昌德宮金虎門守門將朴孝立開
門迎之軍士斧劈敦化門以入放火木積延入宮舍盖擧義人苦其
家人曰宮中火不起則皆走投江云故放火報之光海驚逃踰墻走
入直宮皆逃散 上坐于敦化門内分軍守西宮令入直臣下庭拜賀

兵判權紳以下皆顛倒四拜惟承旨李德泂不肯拜軍人擁至德泂搶地
呼曰為人臣何可不知而遽拜乎左右曰綾陽君奉大妃舉義反正德泂
泣曰願保全舊君校理尹知敬奔入內見火光中達中宮柳氏之所伏地曰
願保世子潛出闕[illegible]倉卒為人所捕以至亦植立不拜諭以舉義之由
曰然則何以焚燒宮舍曰軍卒失火非故放也知就泣然曰前王何以廢
之曰待以不死耳遂行拜禮李明漢詣闕趨拜于前上曰以爾為校理與
張維同撰赦書告八方明漢趨張、驚曰位号未定有此除拜可乎即進
上前請改正上許之咸仗甫定播告城中分遣軍校追捕老党斬之使
李貴與李德泂備仗如西宮迎大妃、、不許上即命駕如西宮進詣
璽大妃受置于座歷陳前後艱危狀仍叙祖宗君臨休恤之義

以致日晄諸臣不得已仰請數次 慈殿猶不動 上亦辭避甚切而
慈殿備陳所爭條以璽授之曰好爲之 上始還宮卽位 延平日記曰三
月十三日夜反正卽遣金自點于慶運宮問安 慈殿大妃教曰十年幽閉無
人來問爾是何人乃於夜半無承旨內官而如是直啓乎公主已死埋墻下矣
仍令來人書名以入自點乃招承旨閔臒又啓終不下答 上又命延平往
公詣西門痛哭於闕門始招承傳內官陳啓奉請往 答曰孰爲此擧
乃請奉往耶罪人父子爾瞻父子梟示後出宮 上又遣李廷龜 慈殿
書出粉板曰坐好闕自爲之有何不可而必請予乎日將暮 上親詣西
宮命光海乘轎隨後 慈殿猶不解怒 上伏地待罪夜已深矣慈殿
捉入傳國璽延平對曰此時傳國寶女主將安用予臣頭可折璽不可入

且說權辟曰都元帥韓浚謙率四方義兵亦將來會矣 慈殿親立
內庭使侍女傳語曰大將何疑乎予有親子乎促納國璽欲重國體也
公曰誠如 聖教則出御正殿冊立王即位招大臣傳寶可也何女往入
國寶乎上下相持之際 上命朴弘耈奉入國寶又令并入啓字時 上久
伏庭下 慈殿命大臣都承旨奉 上入來始行冊立之禮諸王子亦欲入覲
金自點閉不納曰此何等時諸王子并入乎揖而却之 光海廢大妃幽於貞
陵洞行宮稱西宮至是西人救西宮之讖驗矣 上徙候李曙於延曙驛
義兵自彰義門入延曙之曙 彰義之義乃驗於二百年之後亦異哉初光
海時有仁王山王氣之說光海爲搆慶德宮殊不知 仁祖已誕降於其下天
人相和不期而然也 是夜入直諸臣各自圖生惟李德泂連呼曰願活

旧主嗚咽不成声他日 上謂侍臣曰德洞忠義予於擧義日見之矣時李
明漢入闕有名士卧殿庭磚石上字号曰 天章何之明漢進至則乃張維
也起執手曰不忍坐視 宗社之亡不得不爲此擧慚負天地無以爲顔。
時母后與貞明同幽困備経艱苦癸亥春忽一侍婢高声唱曰三月楽甲
此門將開後見天日 大妃與公主皆以爲狂至其日 大妃果復位公主時年
二十一歲蔽蒙蓬頭容顔不理宮女見之無泣下後下嫁于永安尉出門
市人皆謂天仙乘白龍雲游云永安即月沙外孫也月沙第在東村公主
往謁従集春門捷路泮儒捉従人繋之曰集春只爲主上謁聖而設公主
雖貴不可出公主以新婦往覲被隷擔挈酒饌而出儒生絣泮隷盡奪喫
之公主大怒將粉板書啓月沙請於公主曰貴主之出集春果未安儒生

不樂所執若書啓則儒生必侵攻老夫領公主止之公主悖泣訴上
教曰姑氏止之善矣雖書啓彼多士何以毒之聖教猗歟盛矣己初諸
勳臣屬意於主上而試問於錦陽尉朴瀰瀰以為不合及義兵將岸具宏
進曰事成之後公子若念瀰言是不廣領忘之　上曰此臣亦擇君之時吾
豈介意反正後瀰不自安　上特除惠民提調以安其心己初具宏李曙
申景禛具仁垕等議定之後皆往關西以偏裨隸事張晩一日乘間以謀告
張公雖義之而終不聽遂辭歸洪瑞鳳送詩于申欽而云前日風波是風波
亦已久吾人睡足廢夢出定風波中知其意而不敢應一日金公瑬訪鄭
公曄以水筆書撥亂反正四字有若習字然鄭取其筆只恨入山不深六一
字金知其意不復議反正事鄭公在廣州有密告反正之謀者鄭曰此時宗、

社爲意然如我迂儒當守天地之大後以廣州之言爲罪棄郊謝病歸諸

名士聞郊去皆欲引退挽之者大悔交欲如初乚十四日 大妃教略光海刑戮

我父母魚肉我宗族懷中幼子奪而殺之幽閉困辱無復人理蓋逞憾於先

王又何有於未亡人至於戕兄殺弟屠戮諸侄戕殺庶母不惟是也己未征

虜之役密教師臣全師投虜王人之末拘囚覊縶使我禮義之邦不免

禽獸之歸茲以廢之 綾陽君某 宣廟奇愛之養之宮中小字曰天胤

名其命名之意厥有徵音憑几之際握手噓唏屬意深重今者奮發大

義討平昏亂倫紀得正 宗社再安可即大位以繼 宣祖大王之後云云 錄

靖社功臣金瑬等五十人收聚五賊及他亂臣家財于南別宮分給功臣

有別宮分財畫破頭之句

金瑬字冠玉號北渚汝岉子也 宣廟朝科昇平府院君領相典文衡
仁祖乙酉卒 上素饍五日賜衣衾以斂謚文忠○宣廟壬辰為翰林時
仁弘為憲長劾公忘父讎事酒色丙午有湖堂之選公寓西坰柳根為
大提學謂人曰吾家有直學士以吾沮選可選也○公七歲作詩曰軍
声動天地反正之兆已現矣豪邁有志略嘗對策論兵世以為將相才
昏朝時屢入元帥望靖社時衆推為領袖者以此也○辛未為右相公
及延平於便殿待以家人禮顧謂東宮曰視此兩人如視父兄也追崇之
議始出公之上疏陳不可仍遞相 甲申逆适叛公先事指揮卒擒巨魁
錄寧國功一等冬兩司啓遞相乙酉復入相○上議擇儲公曰臣奉
聖反正為宗社也今日之事亦係 宗社何敢異議遂定策丙戌姜嬪

々獄公與諸宰陳田舍之道一再啓 上震怒公自劾免 丙子錄曰以金慶徵
爲江都檢察使右相李弘胄薦也瀅不爲止之慶徵母與妻乘轎先入
江都墳宮無舡徑而晝夜艱渡慶徵日事盃酒及城陷慶徵走其母
死瀅之妻女被虜瀅言於龍胡若贖當給千金抱節翁壽騰曰今其
判事使同一家女子贖還千分宜力云云翁壽拂衣而去時被虜人贖
還之價因此尤重云云朴錦州炡任憲職昇平問曰君在臺憲欲論
何事朴曰小事不須論聞相公之子殺人而藏其尸於家云明當舉
劾正法昇平面色靑黃滿座皆驚云云尤菴撰昇平碑曰敵強勢
去事無奈何君父之急是顧其他效死之義非公不知達權圖存先
正祢之明村雜錄曰玄石問曰見右相所製昇平碑否余曰未見聞文

谷言其碑中下城一致亦不爲非云尤相平生以大義自任而今以下城
爲是此丈夫義將歸虛套之
李賁字玉汝樗軒石亭五世孫牛栗門人号默齋贊成延平府院君
仁祖癸亥年七十七謚忠定公自少慷慨數上書言事人目之以疏魔
宣祖丁亥公以生員三疏辨栗谷誣 己丑汝立獄公見松江極言時事無
張松江曰君之前言是也此輩非吾所能鎮定云云 壬辰公以前參奉赴
行在朝廷差吾募官諸廟堂指揮指畫 時有一原任大臣坐睡公乃曰我
名位卑恐未辨事須得睡大臣則是爲藉重聞者大噱 辛丑公以召
募官巡嶺南安陰等以出待仁弘不爲迎候公曰仁弘何人乃敢威制
守令遂移牒數罪仁弘大怒未幾仁弘爲大憲公流陳其豪強十罪

不報因此罰賊○光海癸丑公在喪中移書濮陰曰禍及國舅若
慈殿何不救延興死則欲過廢論無及矣○甲寅仁弘嗾御公之女金
自謙妻早寡嫠與故參贊吳謙妾子彥寬逃入居昌石窟中事覺彥
寬杖死李氏為尼居慈壽宮於是仁弘嗾爾瞻等請以公置法公於
獄案中擧弘瞻凶奸萬條言仍陳生平被誣請就獄中辨白當事
者恚之寢不以聞○丙辰崔沂將下獄親旧不敢省視公獨往見以此
配伊川○壬戌白大珩等因儺礼欲害 大妃事未成而民間訛傳大妃已
不詳公在謫得一奇石名之曰龍山石題一絶曰吁嗟龍若德何衰長卧
波心世不知莫笑隆中諸葛老殷勤三顧豈無時子時白和曰愧恨
當年漢業衰変形為石不求知深潭入处須回首長憶隆中覺時公

喜執手曰父子知己遂定密議初公密有匡濟意以試時白〻〻篤奇
公舉孟津事曰今雖母之虐商紂所未有吾世祿臣其耕釣有間矣
父子遂定之議公與時白時時過長湍赤壁傾謂二子曰蘋洲與軾轍
過成都橋曰率天下文章二子過此橋云吾與鄭義二子過此豈不優
於蘇家乎時公適拜平山府使舉事期日已迫會事頗泄坐罷西司
請謁公〻上疏自明待罪崔完城鳴吉惶甚就見公〻隱几卧令婢梳
首言笑自若完城心始安反正日公請上躬詣西宮向荅問安仍請
復位於正殿諸公以爲不如奉往昌德宮以正位義遂命公迎大妃〻
不許公使時白〻上命駕西宮問安大妃下策文之命〻反正後功臣
并被崇用副學鄭經世誦功懋〻賞德懋〻官以諷之偕樸趙挺立

啓曰勳臣自勳臣士類自士類公聞之請退 上曰范蠡之扁舟句踐之過也張良之赤松漢高之失也此豈勳臣辭退乎俞道諳公笑謝罪乚甲子仁城君累入賊招申相欽曰容貸至親亦聖德事公罵申公、、以下府大臣乞退 上責咸遂賛成乚丁卯虜乱諸和公與崔完城李完平申玄軒潜谷同及駕行江都臺論劾公至有請梟示壬申追崇公力主事與啓曰先台朴知誠可定是非也又曰臣若爲吏判則知朴知誠者布列朝廷云云 十月拜吏判持平吳竱劾其自薦公答曰稱前自請非止一再狂疾時發欲止不得臣寔無留之心國人之所知也當啓曰老臣之言終未見上厭天心下起風波請歸田里 聖上尚不忘徵勞賜以歌童美女娛樂餘生 上曰歌童美女國家優待之道然昔君

之辭不當如是也又首啓曰 殿下以李貴所為恐年少效之爲 教臣有
三子皆不能效臣所為每戒臣多言況他人乎願 殿下何以為慮也○延
平自儒生喜陳疏其妾有歌者每歌必唱今日今日之曲公曰甭今日尚
可已也妾曰何如主公之誠惶誠恐清陰平生席前言笑有一新恩設宴
優人朴男者陳戲清陰一不顧見男乃卷一紙手擎徐步而進曰生員
李貴呈疏因跪讀生員李貴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滿座絶倒清陰亦
不覺失笑○癸亥公疾革 上遣中使傳 教曰有懷悉陳公已不能
言垂淚而已起向日俯伏若拜跪者三
李時白字敦時号釣岩延平子牛溪門人布衣靖社功領相延陽府
院君謚忠翼○丙子扈駕圍臺未幾○仁祖聞公家有芍藥二種名

曰金保洛尚江傳来自中原 命別監往取之公曰今日國家何等羞
耻而使 聖上反取此玩好之物小臣之罪也遂對別監以斧斫折其根示
不可用曰吾不忍以花媚君而見國之亡以此意啓達也 上待公益厚公
一日聞夫人措置金錦方席大驚公入内命鋪蒲席於庭揖夫人共坐
曰此吾旧時所藉也際遇風雲陞涖公卿慄慄危懼恐致傾覆豈可
以奢靡從之哉恨責不已夫人愧謝即毁棄之 仁祖己丑公爲兵判
上御熙水堂命李時著數人入待 上親執酌向曰兵判酒量幾何時白
曰臣抱病不勝飲時白不能卒酌 上顧謂世子曰汝亦執一酌時白惶感
卒飲 上曰先卿竭忠至今不能忘時白曰臣任水原時歸覲先臣臣曰
近有人言水原日夜治兵其心不可測云人心如此雖欲盡誠國事亦難

竟矣先臣拿世下庭曰在汝分義惟當竭誠而已人言何可慮汝身何可
顧乎始甚欲杖之因諭人挽止之 上嘆嗟曰先卿之忠如此因顧世子曰此人
我視如股肱汝亦日待之如我時白感泣而出 ○ 昭顯世子在瀋也頻事營
造有尚方雕工慎姓人得幸世子請於兵判李時白欲除權管公曰儲君奇
以啗私情況權管邊將也何可私於尚方雕人乎人多為公危公不少動
李厚源字士深號迂齋人戒郡子峒溪從孫黃廷彧外孫沈漫孫婿布衣
靖社功臣郡守登第 ○ 孝廟朝拜相完南府院君謚忠貞 ○ 公非耳聞目
見未嘗發口或曰某有某事輒問曰汝親聞親見乎不親聞親見不可
問人說也 ○ 尤菴集曰完南掌銓干托不至門其所親相與語曰公於親故
不請則忘之請之則不與毋寧為夢中人也聞者大噱又曰 孝廟初年

金自點啓言清人送長陵誌文盖誌文不書僞号故也清人將詰虛實
或以爲函咸誌文別本刻其年号以示之完南曰我国事欲秘而彌彰別剏
後無不知之理惟當以從前誌文不書年号爲言矣或言虜欲動撓光
陵巡衛以驗之將奈何完南曰事至此則死而已屛议巡空虜使果不提起
張維字持国号谿谷西村雲翼子金仙源婿沙溪門人靖社勳超叅议
孝宗元舅右相典文衡新豊府院君謚文忠母朴夫人夢日入懷而生光
海癸丑以檢閲坐罷奉母居唐海遵十二年而靖社癸亥辛未追崇時公以大
憲劾非援進典禮問答不報丁丑扈駕丁母憂起復拜相不就戊寅疾革
手草聯句數十句皆規諷意也翌朝白虹亘屋上惱終惟呼湍湍而已有
集十六卷公考雲翼字萬里号西村松江禍謫穩城壬辰蒙放芒鞋從駕

以能譽諸昵侍左右 懿仁王后之任海西也公爲牧使增秩按湖西州民

呼遂隨之 命移按海西以從民望公子善徵

元斗杓字子建号灘叟布衣靖社勳 孝廟朝议政在卿列時尹善道

彈論甚苦公少無介意逢尹於朝堂謂曰君欲殺我何甚耶尹曰有則

改無則加勉於公何損公大笑聞者韙之 東平聞見錄曰金慕齋爲全伯

慶基殿適重刱別建數間舍於大門外稍遠地 仁廟朝元相爲方伯見

齋郎招妓伴宿於別堂撤其舍夷其地其後年少齋郎率妓無處或

於齋堂伴引伴宿兩公處事孰得孰失 己亥服制許穆疏請改以齊衰

三年公主穆议

申景禛字君受砬之子也 宣廟庚子武科領相平城府院君 仁祖癸未卒

年六十九謚忠翼 公以死事之孤除宣傳欲後父雖從平兵亭慶濬出入
行間嘗有流死着戰袍不遇人皆異之以軍功除僉正遂登虎榜見光
海政昏無仕宦意退居家以白沙薦累官至安牧戊午遞鍾城等處峽中
慨然一日覺書晷于壁乎讀伊尹放太甲遂告痊汲為都元帥張晚裨一日見邸
報不勝忿曰古有清君側之惡正以此也張公曰公何言之易也壬戌為朴承
宗所搆作為曉星別將卽就道謂其平曰吾遂在百兩弟景禋在何爵大
事道過李延城時昉贈以所愛駿馬曰願努力毋以我老而小誤 癸亥反正
丁亥以兵判入閣 公嘗以宣傳官渡碧瀾過風舟幾覆有一盲人哭曰哉
貴人同舟則可以賴活傍人曰有兩班朝官同舟盲請問曰桂推之商聲
曰舟中有政丞吾等當生命大提學府院君領议政矣公大笑曰我是宣傳

官何能爲大提學及至領相凡事大文字雖谿澤所製公輒解叔聽之
曰某句某語未安改之而公不敢違云 谿谷曰白沙若遇難事輒請申同
知叔之吾輩滿座不問申之所論不甚奇〻 白沙稱善一〻從之吾輩心常
不服及年老識進思之申言無不中規信非吾輩所及也 仁廟嘗幸舊宮
招見私親進謁者惟恐或後公獨不肯曰人臣敢私謁乎 子汝哲
李曙字寅叔号月峯 孝寧大君後也 武科完豐府院君 仁祖丙子卒于南漢年五
十八謚忠定 光海戊午庭請公白其母曰義不可親親在堂奈何 母曰爾
志能如此無以我也公竟不參而已丁外艱自是有大志與申景禎相對
悲咤壬戌公爲長湍兼防禦使決意協贊率軍入京 仁祖出待於延曙
延曙之名豈非神耶 陞兵參兼訓將趙拜户判策勳一等以揔戎使董築南

漢山城積瘁鬚鬢盡白丙子守北門忽倒于地搢歸寓舍謂婿蔡裕後曰吾不能瞑目者會稽之耻也還都後命入殯京營作廟南漢配享溫祚之廟

具宏字仁甫府院君思孟子也初疾哉殊家人環泣忽赤光滿室轉身而起人皆異之既長登虎榜靖社勳封綾城君兵判寢疾日官奏將星自北隕于南漢而卒謚忠穆公兄宬綾海君

具仁垕字仲載綾海君宬子也少受業於沙溪投筆武科靖社功綾川君甲申以兵判捕斬器遠拜相

李澥字子淵號聾翁咸陵府院君大諫孝元子也大諫公論劾仁弘子爾瞻被荐棘他島公兄翰林憂憤而卒公與諸公協贊反正肅清宮禁之後諸

公敬敬于闕內公獨坐沈漈成走告曰宮中所收物自 上使諸功臣分君壺
 諆我同往分于公辭不去兕成獨挽袖起之公奮然曰此豈君家分財于真
家分財于君則去又何挽我于兕成憮然而去 聞者絕倒公嘗曰吾之恭
義擧只爲國家而然初非利祿意以此功臣例受田宅并還納而一不受飲
跡要地致仕而卒○咸陵遣父喪疑詛呪目其堂弟妻申淑女起獄咸陵擊
鉡訴寃遲川集曰李澥諆其侄義吉居喪執禮無異古人淑女悖行
不一而足一家皆曰某之死乃淑女詛呪之致爲李澥者豈可昨而不聞乎
獄書上聞獄情未得令若加反坐之律是塞人子復讎之路也 冶谷日記
曰前右相金尙容以淑女內外孫寃爲言先放仁城三子權濤申淑女故咸陵
又擊鉡淑女自縊死盖既叔而獄事又始恐被更囚也

趙涑字希溫號滄江風玉亭守倫之子也選掌令○風玉亭師蒼宗敬之
孫牛溪門人縣監昏朝禍從公痛父之被誣禍冤憤疾痛未嘗對人言笑
癸亥從其友李厚源金元亮協贊謀議卒能誅戮奸乏以伸己志又以言功
爲耻反正之夜走歸鄉里若初無所與者勳錄遂不及焉
金元亮號麋村沙溪門人持平反正功勝爵○元亮嘗言逆見告而自曰
之保反逆叛自點啓因之遂斬之於獄中後伸尤菴撰墓表 荷潭錄曰
金元亮自以有操有群於其朋儕間金見愚伏問元亮以位生參請社
勳何也愚伏曰與金自點李時白相友善故雖聞其議無干預者也及策
勳元亮爲三等憤其屈疏辭之金曰元亮自言果不預謀而策名三等則憤
其屈何也任茂叔曰金與元亮甚親一日來書請社余言食祿人爲宗

社作此舉是也爾是役生若敗則禍及於汝親忠孝俱失矣元亮失色
而去元亮與李适為六寸親适之與靖社者申元亮是參又結以适謀反告
諸公相議元亮請為寧邊判官以譏察之諸功臣大議之不許及适叛報至
鞫元亮竟斬之或言尹仁發之誣死亦元亮為之其餘流如羅萬甲趙漑
輩皆稱其寃死
公命李貴為扈衛大將申景禛為副金自點沈器遠宋英望沈命世為
從事官李曙李适皆屬焉 以李元翼為領相尹昉為左相申欽為右相元
翼自忠州謫所承命入京以李光庭為吏判光庭以大論收議時模稜呈辭
不出遣李慶全尹暄等齎 大妃教文與府之箋請命于天朝 又宗親
府其府之事呈文于椵島毛都督禮部咨會椵島查勘本國事領相李

元翼與百官具奏本申訴廢置事遣安訥往櫰島準查而回李慶全等
亦回自京師準封事而還○青野漫集曰李山海大北魁也山海既死其子慶全
紹述之爲廢論主人乃於反正翼與月沙往見崔遲川〻〻奮待以父執故也遲川正色
曰日月重昭尊長烏詩注慶全曰吾亦自知必死君須追念先誼救此死命言
淚俱發遲川惻然曰雖欲救無可救之策慶全見其有救意乃曰 聖上
登當有奏請而航海之役人所避也若以我差則海路未必死〻亦榮矣幸
玆事歸則寧不貸吾命乎遲川因其計服其罪熟視良久許之後果差
遣玆事而歸老死牖下然執清議者雖其子孫不許清顯及黨論熾瘉之
後始通清顯亦可覩也反正初完平爲領相楸灘爲大憲俱以忠厚尚從
論遂使凶賊之輩保首領不事殺戮雖賢終難免後世譏也甲子以

盖国為都承旨俞杞平伯曽言盖国曽製廢母庭請䟽辞欲効之於
是諸宰中三四人皆嘗忝庭為知申皆引不出朝著為之聳動○東平
聞見録曰廢議百官多有畏禍不敢異者 仁祖改玉後有追罪庭請
人之議 仁祖曰庭請之罪予亦不免議者不敢復言○荷潭録曰光海時
沈相悦為北伯作銀器刻己名納之盖欲使光海常目不忘也大為士論鄙之
丁丑後崔相鳴吉喜其附己排羣議卜相 青野漫集曰庭請廢母何等
罪累又復刻名銀器納以孤寶則其人可斷而枚卜如此尚可謂會朝清
明哉李景稷南以雄見枳清塗是總小功之察也慎素隠之不仕恐不但
停罷榜路一事而已 遅川集曰南以恭以 宣廟朝久處權要光海癸丑
被謫金瑬為調停之論後輩多不悅及以恭拜大憲玉堂論且其不合

瑬指少年名流五六人爲朋黨以老西與少西主說白于上 上震怒
貶逐朴炡俞伯曾羅萬甲于外吏判張維以救羅萬甲除羅牧遲川劍
日南以恭雖曰柳朴所親癸丑府論者作仇敵乃以指嗾李元翼爲罪君至
於竄謫及至壬戌冬又有救護士流之功而向日之怨乃不擇交也不可深非之
也臣見金瑬爲言此言及瑬秉銓同臣贊助始擬清望爲年少輩所不容
大生風波之際一時補外先輩年高閱多常主於寬恕後輩氣强勵節
尚主於清峻所尚之反自昔然矣臣幼時切見士友中黃愼鄭曄吳允謙
諸人以幼學行誼爲前輩所重金瑬洪瑞鳳金尚憲諸人以清名聲聞
爲後輩所推而論事之際偶意不同識評前輩爲之悟然此全交之道
也歲月侵尋昔之後輩反爲今日之前輩又將前日清峻之論讓其年

少自居受人譏評之地互換之道正好一笑何用奴奴爲也未幾三學士及
谿谷並台還遲川又戲曰自今年金瑬李貴兩家氣色不佳夏間臣
適往李時白家李貴先到其日政李景稷擬銓長望李貴大罵景稷
遂及銓長景稷與爾瞻有連家分一日往見引入書堂語其婿朴自興曰
外入見其對坐甚密語景稷以此詩謗及庭請終始不參人始知景稷本
情而餘謗未已反正後通顯不及於景稷者以此也景稷既有可視之行事
室私語參訂未明庭請並無事迹有據不可以難明之過掩有據之善
前輩之論儘有見也雖無酬酢於論廷及姸門終未免孤回衲僧之嫌
則後輩之不欲其許清望亦公論也云云 尤菴集曰李完南厚源往
訪愼天翊問不仕之意則相對大笑曰我寧有此意思只自疏而已久後云

反正初以大隷謁昇平金相首反罷榜啓當停云其微意蓋曰一代元勳
如此時事可知云耳蓋光海戊午大比科辛酉別試拘於妖說不放榜昇平子
慶徵不叉而其榜中人 上教以罷榜洞知有瞞用私故也
愼天翊字伯擧號素隱副學爲讎所殺弟海翊字仲擧號病隱禮佐郎
卒仙去云 世傳愼謫居靈光老無子其妻李氏禱于佛夢双鶴飛坐前
肩先者飛上天後者飛下海果以同日酉戌時孿生二子上天者名天翊
下海者名海翊皆仙風道骨海翊年二十五卒屬纊日紫氣滿天葬
靈岩十條于宗州元氏子讀書忽無去處三日尋得於人跡不到處掛在
樹梢救之更甦問其由則曰夜半忽有呼聲飄然隨處見金臺臺上三仙
分坐南坐一人卽愼海翊以詩二首傳與曰爲傳此意於人間卽放出云

命盡叔戊申以後謫從人金時讓沈諮李命俊等

金時讓號荷潭以才局清白稱著破睡錄涪溪記聞紫海筆談乙破

睡錄曰余丙辰竄居北塞夢 元宗反正余其夢甚異之書于日記曰王

字峯大旆年李盡 元宗諱琮王琮字 中宗孙徵廢燕山故為此隱語

使人見之不得曉也後二年 元宗上仙余以為夢讖癸亥主上以 元宗

嫡嗣反正 宗社大事先見於夢亦大奇事也丙辰李汝固為北評事納余

會寧驛余路宿鹿野人家夢作詩曰千年河水清中国聖人生不有覩

魚海何由睹太平戊午移配寧海時奇相亦謫在江陵自献曰寧海覩魚臺

君時時登眺則何以忘謫懸余心喜以夢為鮮救祥到寧海壬戌臘除有

齋余出避覩魚臺下則有反正之奇余以禮郎召還未十年位至崇品亦奇

事也○荷潭錄曰光海初余嘗試湖南其尹孝元以四皓滅劉論爲題士
子請改之答試官金庭堅以唐太宗命史直書爲題柳沆鄭弘遠言于爾
瞻曰四皓滅劉指萊蔭戊申疏也命史直書指臨海獄也李爾瞻與李惺
論啓余竄鍾城庭堅竄會寧孝元以告譯功免
召還鄭弘翼於光陽爲大司成鄭蘊於濟州爲司諫金德諴於泗川爲司諫
時先祖旧臣吳允謙李廷龜鄭經世等皆蒙登庸禮延金長生張顯光等除
憲職朴知誠亦被徵時反正之初人心未定有難言者領相李元翼自驪州首入
相人心稍安長生顯光經世等次第入來人心帖然○昔朝時直言被罪俠生
趙廣起洪茂績金培趙絅姜鶴年等除職冤死人權韠趙守倫崔沂黃赫
等遣官致祭趙潑起拜六品職致祭于生員李顯門○時朝议皆設一科只

令峯義人赴之名曰義科副學鄭經世陳其不可　上從之

金長生字希元號沙溪南崗子栗谷門人追參判八十四贈吏判謚文元從祀

文廟○新羅末王子興光知國將亡避光州建八代平章事入我朝有金問居

連山早殁妻許氏有遺腹子依父母在坡州有非義事乃負兒夜行至舅家

十里地有虎當前許嘆曰此兒乃亡夫遺孩汝須食我虎低頭前行許曰汝欲

率我至舅家耶虎點頭遂至舅家名其嶺曰虎踰其孩名鐵山○○生國光

成廟朝入相即先生之先也　黃崗爲西伯声妓滿前先生未嘗一顧及黃崗

朝京以子帶軍官侍食每進食輒數其匙多少爲憂喜云光海癸丑先

生庶子二人見逮栲死先生連坐會有人言事得已初光海親問應犀

曰金某亦與知否對曰金某賢者某等謀惟恐其聞知也及鄭浹對亦

如此故獲免 仁廟丁丑庶子榮杲為人誣告被拿嫡兄忝判樂伏闕待罪
上教曰如此涷寒累日露處有病之人必致重傷使之退去 尤菴語錄曰沃
溪先生嘗稱家禮親迎條附註圖布几筵處因言松江一日挾家禮來示
此註曰終未曉解余一二說破公喜曰彼吾幸甚未哉自經筵直來見余
笑曰今日逢一奇事矣白 上出家禮下詢此處余累次尋繹終始沮
塞諸臣試為講說乃昨者所聞於君者也筵中諸人皆以不敢知為對
吾一一句絶叙其義 上曰大段灑然再三稱歎仍曰余於書未有若此註
之艱阻也謂筵臣曰某官高多事猶且留意於書諸人何不然也諸臣懟
謝吾戲欲言臣亦未知昨者遊於金某而知之云劉曰而終不敢違矣既退
追送賞賜此君功可分授也 沃溪長子早死於壬辰亂故慎齋為承重

慎齋又無嫡子故移宗於其季

金集字士剛号慎獨齋沙溪子俞松堂泓婿 從吏判壽八十三謚 文敬

慎齋早生侍疾於沙溪幾四十年應待供給未嘗少懈沙溪有所需必

起坐而對 慎齋飲食不擇匙箸声食已置匙箸常處未或不正聞人有

喪即修吊書俟便送問嘗行時祀適有人饋石魚一束白米一斗先生喜

甚以米爲飯以石魚爲饌陳於各位嘗與庶弟侍沙溪沙溪答尹副提學

搢書称兄称弟慎齋止之曰世俗不如是庶弟不即從慎齋溫言反覆諭之

改而後已沙溪但微笑蓋以慎齋止之爲可庶子之称兄亦不爲不可也慎齋

年十八進士薦授齋郞時昏朝政亂遂歸鄉癸亥倡道反正拜臺憲承旨

孝廟朝拜吏判後以大耋陞判樞 南溪記聞曰慎齋夫人俞氏不慧不備

備夫婦之道遂取宗谷庶女爲小室及命夫人沒沙溪招愼齋語曰集衆會今
妻亡可以後娶豈非宗祀事耶愼齋起而拜曰命旣不好待前人爲配終身
困苦今雖改娶安知必愈於前人乎蓋安於小室之賢無他意也沙溪悔然久
之宗事遂不成金具允齋語及此事曰何不取兄弟子爲後乎曰嘗累次質之
終不見聽至今未曉
張顯光字德晦號旅軒寒岡門人選吏判謚文康祀仁同烏山祠　初承召
至完平李元翼往見問以國事張無他語但曰今國之大患在疑完平嘆
服大寔時疏論　宣陵追崇之非又言祔廟之非禮南漢之變通諭父老
擧兵勤之南漢解圍入立嵒山居立嵒在東海改名立嵒曰立卓蓋寓意
也年八十四卒前夕大雷雨山崩繼子應一官大司成

公六月柳夢寅伏誅夢寅号於于堂又号艮菴光海吏參日月録青野漫集
合録曰夢寅為人輕率善文章少遊成渾門不遵師教行多悖常渾責絶
之夢寅御之及渾卒作書嘲侮仍恣遊大北諸臣而時以中北目之反正後不恒
其居至是為人所告逮之命被逮於楊州西山問何為謀逆何為亡命曰非亡
命居西山耳相臣曰使武王立箕子則夷斉猶當居西山乎曰我常作孀婦詞仍
誦曰七十老孀婦端居守空壼傍人勧之嫁善男顔如槿慣誦女史詩稍知妊
姒訓白首作春容寧不愧脂粉相臣欲活之諸议以為不殺夢寅人多歎尤
逆論以逆律　反正初命起前兵判張晩為都元師　上親餞于慕華館晩開
府平壤以李适為平兵兼副元帥适請泮倭以随鎮寧邊先時光海辛酉
虜猖獗邊陽中外凶凶韓浚謙自南起拜都元帥開府中和　天朝令我国協同

毛將發兵恢復 勅書自椵島來而光海稱疾不見留置開城府踰年至

是鄭曄言于李元翼曰虜若南牧請 主上進駐松都耆老親征以鎭將士

之心元翼以曄言進達 上以李貴爲開留通御八道以親征之意募都

民得三千餘人分番敎鍊以備不虞時韓浚謙以國舅召還而以張晩代

之

四甲子都元帥李适擧兵叛車駕幸公州都元帥張晩討平之錄張晩鄭忠

信等振武功三等二人适參判陞之後也武擧而能文善書有名稱叅叅以北兵使

未及赴任金瑬等以适多才智臨擧事密告之适從之反正之日部分規畫皆

出适及論功以新願抑爲二等适不大平及出爲平兵頭有怏怏色申景禛揔

李刑曰今公此行吾輩所當同今公遽帰其類代之适悑然揮淚出之曰毋亦

官府累爲其害恐軍中殺之也時元帥謀行間之計別將朴處英等寔頭
來曰此李瀜緒之孝姪也南以興朴處英柳孝傑聯名作書遣送順作
夜縋而藏之給木縣五十疋孝生辭不受而去瀜緒與舜懋李琁李慎等相與
謀奔肯帥府 元帥知賊不由平壤路設出師以安牧鄭忠信爲前部大將式
言是日直星七殺兵家所忌忠信曰爲有聞父母病而擇日行者衆皆服
二月初一日元帥分兵渡兵入黃州與賊對壘朴永緒陷賊不屈而死賊轉向洪捻
路元帥大軍向鳳山路納與先鋒合戰於猪灘副元帥李守一南兵使申景瑗
副隸李時發從事崔時讓崔晛海伯林惛納與交戰防禦使李重老豐川
府使朴榮臣守江賊追逐之官軍盡投于江倏皆降賊重老榮臣諸將死
士忠信進至馬灘湳水對陣賊以一騎載送李重老等八將之首南以興

治曰此皆不識兵事卒也賊直向臨津官軍追至賊已渡矣時李貴守
臨津走還京力請出避乃二月初九日也賊兵已到碧蹄初昏 上倉卒無
船 上親率督船百官顛沛奔走之際昌德宮煙火燎天乃亂民所放也
上下船賊在後抱衆衛相援於江下道軍兵及大小人奔散相失舟者中流
呼不應武人高尚中多力能水卽流至江中攀小舟入請五六艘終宵奔渡
初從慈殿中宮分往江華 上命李廷龜扈從廷龜曰臣雖無才願隨大駕
欲捍衛之際大憲鄭曄曰臣則有老母願隨兩殿往江華李廷龜才高籌略
不可移大駕 上曰慈殿之行不可無大臣重臣而已更從同姓 大駕先出慈
殿從後到南門外 慈殿命回駕急向蠶頭江上諸臣奔從獨永安尉洪
柱元陪行時適朝夕入城事極危疑莫測其端 上到銅雀始聞驚惶命

逆竜申翊聖往迎 慈駕蓋李是永安尉外祖申是駙馬也二公馳進座頭則
慈殿已入閤舍惟永安侍坐二公伏前諫曰駕之意 慈殿無動意申公乃
諳出永安大聲責罵 慈殿之至此出於意外若不則回駕令公當先伏刑其思
所以自處永安年少罔知所措 蓋其辭語盡徹於 慈殿、、良久始下令
回駕追往是夕 上到水原到於氣塞及聞此報 上病大瘳當時處、若
非申公善處變則誠不可為矣 己申駕駐泆平院 日晏病勝南漢府使申
埈進慈莎粥及乾柿因達水原至公州駐蹕道路艱困不可言湖西父老簞
食泣迎 上歎慰之 己初九日午後賊兵三十餘騎先到京城呼曰城中人何驚動
令新主即位云、初十日逆與明礎連尋入城逆旁遂李時言子煜及李忠
吉帶募兵數千至沙峴迎賊先導各司書吏具官服出迎坊民治道鋪其

黃出迎适入屯景福宮日月錄曰适作變意在珙而珙從駕南下故不得已
而立瑅瑅王子興安君也不虞從逃俟适投之推瑅僭號以忠吉爲大將衛已
坡州牧使朴孝立領兵守灘口賊遣二甲騎誘之孝立棄兵而走李興立爲
京畿防禦使投降元帥會諸將議事忠信曰既不能破賊賊犯京 君父播
越吾等罪當死何論戰敗一戰烏可已據鞍嶺而陣俯壓都城賊即仰攻
我乘高以便彼賊必矣 元帥從之徐驗觀焉忠信乃呼于衆曰元帥從進
兵搗鞭疾馳以進京巡使李曙與元帥書待南軍至協討必萬全李時白
曰宜疾擊我知忠信爲人必已登鞍峴我報前軍已到鞍峴元帥曰壯哉忠信
日暮元帥諸軍以次進陣 十一日賊始覺之出兵分兩路包山而進明璉爲
先鋒時東風急賊乘風疾攻金慶雲中丸死人皆殊死戰風忽轉西北大

起賊在下塵沙撲面官軍氣益奮大戰自卯至巳賊將李填中丸死明璉
中箭却會适尚次旗動南以興望見大呼曰李适敗矣於是賊兵大奔潰散
走時都民聚登西城覩望勝敗遂閉敦義西小門以拒賊适走入南大門忠
信欲與時白追之時白曰賊當不日就擒我何奪人功忠信歎曰人所不及
也以興曰不數日両賊之頭當至矣然城中多泛賊設伏脫有將失奈何
忠信曰明璉已破胆奚暇謀疾追不及廣通橋就擒矣以興力止之遂
遣朴震英伏東郊以邀賊々皆夜潜出水口門南走忠信李柳孝傑等
追及慶安驛賊望風潰 明日适麾下奇益獻李守白斬适及明璉走
獻公州 行在所 瑅渡江走孫元帥軍官叙投宿閭家 前縣監安士誠等
執獻帥府沈器遠申景禛以為瑅之僭號人所以誅不聞于朝 殺之軍

中々尙々朝下之禁府數日鞫之興立下獄自殺々賊黨至行在　上
御行宮受賀辛百官祭宗廟陳賀翌日　親臨試士斬朴孝立乃羅諸道兵
十九日　車駕行公州二十二日還都是歲々星入紫微白虹貫日而有迭變尙
澤錄曰适既誅張晩敕西來軍將俟　大駕還京　迎拜於江上忠信旋還安
州曰吾以西北將兵之臣亟誅賊使來獻播遷罪則不必何敢自有功者肅
而迎駕乎雖留還任以俟命　上於驛路見賜金策功超拜平兵　初張晩
問鄭忠信曰此賊有三策以銀臺徒毛將據清川以北号令一道上策也
陰結廣商依坡聲勢中策也間道疾追直向京城下策也以安抹之當
出何策忠信曰必出下策無疑果如其言　自賊歸順者晩引入室中詰
之曰能剌々我不然聽我調度人服其量威泣頓死云李胤緖既歸适

恨其當時不死轉成心疾伏劍而死也全州牧使丁好恕初聞逆儔金赴亭
遂道聞叛狀還本州會兵斬賊使　初明璉使金孝信康偉領其軍隨後
到倫川孝信斬偉歸順或云孝信欲從賊偉欲歸順爭之不已偉終憤訴
孝信頭孝信軍官送儔射殺偉孝信既難處言偉赴賊斬來以爲己功
元首雖知其狀姑撫而鎮之云也蔣潭錄曰張曉以孝信殺偉功擢忠清水
使余聞忠信〻〻曰偉說孝信從順孝信不听殺偉而反其言害忠節而
享其功甚可痛余與張公言張徵莫曰事已成鄭須不作如此言可也
亂死節人浦渚集曰龍尾縣〻令尹達候與豐川府使朴業臣被執送其明
璉據胡床謂曰吾貸汝命汝敢不從尹與朴大聲曰汝與逆殺我兵多者叛勢
弱者耶汝以武夫受國厚恩副元帥府院君於汝不足耶何苦叛耶明璉屬

贊曰汝爲俘虜敢爾唐突耶尹文聲曰汝以文化水軍位至巡邊於汝極矣
敢負國乎吾以世祿臣忍拜逆豎乎賊斬右臂朴瞋目大罵曰逆賊既負國
又殺義士耶逆不甚怒而李守白亦並戮力請殺之至死罵不絶口時御使
李重老亦罵賊不屈守白振釼撑殺之朝廷償守白死後重老子文雍、業臣
子文屛白日刺守白于都市 上教大臣略施擅殺之法重老贈領相業臣
贈兵參同死人李師洙李達俊李鼎新同享金山祠○荷潭錄曰李泰
判竣來以元帥從事在閫西時定州妓甚昵巡到邑與妓約以某日會于兵營
行到邑城妓徑往嘉山報至李不勝情更取嘉山路行未五里逆叛遣突
騎劫邑城府使韓明璉以叛殺金吾郎宣傳官之拿明璉者李若取直
路必爲逆所殺也文晦之上疏也丁監司好善爲安邊府使各出告書被

拿致至金化金吾郎釋适病留半日未及至而适叛書至被係者皆被斬
翌日丁至下獄丁兪好怨斬适使起兵勤王以此丁蒙赦信乎死生有命云
初龜川君於班行望見适語人曰适相不善必不善終及甲子虎鶴又言适
面相不足必就誅人服其先見云荷潭錄曰适頷下有懸肉此乃狼跋其胡之
相終必就戮張玉城者余言曰适之頷肉武章常謂燕頷虎頭封侯之相
今聞公言果是狼胡以余勉諸將〻〻比皆者云愚伏集曰适反報至吳稜理
翻以焦尚書得塞之晉孫曰避亂東走反入禍口剩於爪牙骨為虎适
敗由水口門出走利川為其下所斬其愚並合奇哉云荷潭錄曰又晦之夜
也鄭榮龍及其子溢在訊庭溢曰适初以今日晦間舉兵而又晦先終必
斬金吾郎山舉兵矣推官如金瑬等保适不叛者皆大驚龍榮曰尹仁

弼詐死潛投适爲策士推官皆曰以彼尹仁弼爲生此人之言不可信盖
去歲十二月仁弼逢适溢於利夫峴而死剝其面皮割勢而去其家葬之久故也
适至谷山适帳下崔德雯致順投張晚告曰尹微立子爲僧者爲适謀士
丁好恕曰以仁弼爲生不可信也仁弼好恕兄好寬壻故信其死而云也鞍
峴之戰仁弼爲李守一軍所斬前冬剝夫峴死者乃仁弼殺宗室達城正之
奴詐稱已屍其剝面割勢欲令其妻不識也賊謀叵測○荷潭錄沈光世以
幕從适爲适所欺甚相得後歸李延平謂沈曰聞适有異志沈飛報适及
适沈恐朝廷論其飛報罪疽發背死可爲不知人之戒○金元亮深信适
父子適見吉以百口保之及适叛自點啓囚金々裂衣斫指血疏臣認賊
爲忠遂成誣罔而臣之本心證在天日臣雖入地亦不瞑目疏竟不得上上南

章自點曰不可以遺賊遂斬於獄中沈漢曰金國取死之道其心何疑乎被寂錄

曰權縉以光海幸臣竄梁山逆變從使具仁垕兵使申景裕慮縉爲逆應

密言于監使閔聖徽使殺之聖徽遣清道郡鄭慶業斬縉後閔以矯殺削

職縉附山海汝諄迎合主意遂起兵判及反正恐禍請斬鼎吉爲謟附功臣之

計反覆無状其見殺亦自取也○朴允章謀逆伏誅賜弘耇死逆乱死功臣

誣使南以興若自爲與謀者以探可疑者朴弘耇允子允章信之以其謀遂

逮弘耇及允章誅○平逆乱後廟堂通諭中外文畧云反正以来逆獄相繼前

年六月逆賊柳滿等結約之書被告發四十人奇自獻其首也其中柳夢寅

逃亡被捉自服爲廢主復讎八月李德男告金德遠宋大允等皆指服又

有凶檄遍投今正月文晦李佑告奇自獻金有章而逆明璉叛尹仁發諸

賊腹心也謀泄詐死崔德雲自賊中逃來言尹敬立妾子僧人仁介常在

适寢房內鞍峴之戰斬一僧乃仁介者及招賊云之檄乃奇自獻柳夢寅

作也逆魁适既平秋間之檄尤難之乃者朴弘耉等謀逆介覺是何之謀

出相續如此耶蓋諸賊之招及其檄所言同然曰廢主當奉還云云又曰今

出廢立非正也所謂諸大臣率百官聲罪廢主擇而迎立乃正也今則自將擇之

此豈正乎又曰非先王親子當立者也云云夫光海之罪不可容於覆載哉殿下

應天順人人孰不知而此說初出於西人爲亂之計轉相傳說故茲痛辨之云云

張晚字好古號洛西擢生進文科歷清顯以將才爲本兵入爲兵判反正後

拜都元帥平适亂策功玉城府院君諡忠定○英宗朝命建祠○公九歲患

痘氣絶家人舁一丈夫捽去有老人止之曰此貴人也已而甦○公居家左右婢

妄闌語狎進一皆嬉笑及見管下諸將勳戚名卿隱凡瀕揮有同儓隸其

貴古今罕有己巳公題春帖詩曰吾年六十四布衣榮已極上頌退田廬下頌

帰眞漢此外無所求神明照心曲是年卒揩逢川崔鳴吉撰行狀○春坡

錄曰張晩性素依違欠於決機既受推轂之礼則固不可托遠爲勳臣專

付兵柄而身擁虛器退處近地此出於優遊觀望之計也然則退之賊由於

張晩之不足畏也彼張晩是當初養寇之將後雖有功不足以托其勳者也○

丁卯胡亂後晚陪身爲元帥逃入山谷請遠竄 命付處

鄭忠信字可行光州人高麗名將鄭地之後也生地其微爲人短小目如曙星

而義容姿好義氣性亢於諸名流加以平賊之礼得驕名或謂遲川曰忠信之

驕妄君輩之罪也遲川笑曰忠信之長處在於驕妄○初屬正兵兼隸府知印

嘗赴營含於老妓々以節度宴餘物餉之却不食曰丈夫當身爲節度以己
餘食人爲能啖人領下物乎牧使權慄偉愛之 壬辰權公以陞方伯勤王忠信
年十七深偵探賊々已退有被虜倒懸忠信戲射之病倭隱伏中矢遂斬首而
還權公嘉以狀達 行在者忠信請行 賊兵滿道獨身杖劍 達行朝白沙舍
之因從史書文義日進秋登 行朝武科 上謂白沙曰卿嘗言忠信才今出
身矣其以來見及見 上奬之曰稍長可大用嘗爲滿浦僉使奉命入建州
諸酋曰爾國每謂我賊何也 忠信曰爾有盜天下之心非賊而何諸酋大笑
撫其背忠信歸語曰 是虜將爲天下患矣 嘗上書言虜之丁卯變豈非吾
制命其意窺犯上國譬如逐麋之狗不顧狼耳必不帖服遂左北東國遷
也甲子适乱封錦南君副元帥初公陣于鞍峴使戈小睡 夢公九世祖地端

以釼○荷潭錄曰安牧鄭忠信自詣張晩請從行張責其棄城將罪
而赦之竟立大功余問曰公聞适叛棄城逃何也忠信曰吾與适交若兄弟
吾亦爲文晦所告适叛而吾在寧邊近地爲人所疑則我心無以自白棄
城而逋明吾本心而人信之也○丙子春訛言倭寇至忠信曰倭必不來國
之憂乃北虜也及廷議送使告絶公方病困聞之太息曰國之存亡決於此
矣是冬虜果入○嘗題甫乙浦堡詩曰千年遺跡烏飛向文肅公碑碧
蘚生可笑玉門班定遠幾多辛困乞生還○忠信病革命醫校之醫言
當用蔘數斤 上曰可療此人竭國力無惜況數斤蔘乎及卒命中官護
喪襚以御袍有司禮葬
李守一字季純左相誠中後孫也壬辰以長髻守斬獲立功陞水使丁酉

捷于赤壁城平兵甲子策勲封鷄林君府院刑判贈左相○子沇歷訓將

至大拜